嘉靖大政類編

嘉靖大政類編叙

粵稽古帝王延齡永祚自唐虞三代而降未有如

我

世宗肅皇帝者也漢梁二武享國最長顧一則窮兵

四夷峻刑厚斂幾蹈亡秦覆轍一則浮慕慈悲捨

身佛寺末年覬啓疆之利延豺虎而破金甌此名

長實促耳烏足道哉我

世宗肅皇帝聰明仁孝神武淵弘兼以嗜學右文博

習經典臨御四十五載所為定郊廟之制秩百神

之杞內而戡定叛亂外而攘却夷狄肇舉彞章遠符古誼運籌廊廟障掃妖氛當其衆口紛紜羣策輻輳能令人眩瞀莫知所執
上常洞晰而獨運之如懸金鏡於朝曦而姸媸靡遁璿玉衡於斗柄而錙銖弗爽也用能俾文治輝煌武功耆定宏謨偉烈照映千古睠歲纂道崆峒潛精玄理築齋宮于西內居焉動植諸瑞有喜天顏雨暘關心尢屢露禱雖險邪棟政或恣假虎之威而批決如流莫遏借劍之請逮乎泰階朗漢白簡

生風慉然擧大慭而掃除之不啻撥濃霧昇皦日
也眼釘既拔茹茅斯登竟乃斡清寧之乾坤挈泰
和之宇宙付諸
聖嗣百千世而下猶且沐被餘庥矣猗歟盛哉鳳翔
曩者濫竽史局厠筆汗青今兹謬意藏山簒成斯
録匪能如遷固之竊比春秋旁貫六經匪敢如孔
傳之評騭是非挑舋梁郁惟是分類臚列隨事擬
要若振裘挈領探水觀瀾本末備陳庶便考覽一
開卷而祖功宗德燦然具在若夫進言者之忠佞

守官者之賢否據實直書參互自見固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其諸章程制度載在會典者不具列

萬曆丁酉孟春望日清源山人黄鳳翔謹識

大禮

上即位之月命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封號五月禮部尚書毛澄等會議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兼備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大宗後是為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光謂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太常寺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為考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奉濮王祀今興獻王於皇上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皇

上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
王而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封興王主祀如
定陶王故事則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為後世
法疏入上命再議澄等執議如初因録宋程頤代彭
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上仍命博考典禮詳議以聞
於是進士張璁疏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陛下嗣
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隆孝道令廷議乃執漢定
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夫
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漢哀帝宋英宗皆成宗仁

宗預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
皇帝嗣孝廟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而陛下
以倫序當立入繼大統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而
未嘗著為人後之義視漢宋舊事同異較然議者謂
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
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今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
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
不得為人後聖考所生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
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宋儒程頤有言禮長子

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此
正陛下今日之謂也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
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絶其親則不可夫統
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後則以弟繼
宣承昭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
子之號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
矣竊謂今日之禮宜别立聖考廟于京師使得隆尊
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
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上得璁疏大喜亟下所司議

聞召大學士楊廷和等于文華殿面諭之曰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廷和等退而上疏請如禮官議疏入留中尚書澄等復上疏議如初上仍命會官詳議以聞而是時聖母興獻妃奉迎且至禮官條上儀注初議由崇文門進東安門尋議由正陽左門進大明等東王門已復請進東安門便上俱不允而親定其儀從正陽門中道入朝廟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以往上意已專決不復牽廷議矣然猶諭大學士廷和曰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

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瘁等為朕委曲
折中申其孝情務加追尊美號於安陸立祠以為永
久奉養廷和等及澄等復執議如初於是遂有旨云
奉慈壽皇太后命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
憲廟貴妃邵氏為皇太后已而進士張璁復進大禮
或問反覆幾四千言皆前疏意南京兵部主事霍韜
亦上疏議與璁合上下其疏于所司命中官傳諭大
學士廷和等加稱興獻后尊號廷和等擬稱興獻太
后奏上上於興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廷和等封

還御批仍依原擬上進禮官及科道官執奏不允廷
和等乃合疏言曰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當
時未聞帝其所生萬世稱聖焉漢宣帝繼孝昭後追
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
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有追尊之
號而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瑯琊王
入繼大統止立皇子為王奉父共王祀宋英宗議加
濮王典禮久不决光獻太后乃以手詔尊濮王為皇
夫人為后英宗頓下詔讓而不受未嘗修然自加尊

稱也今興獻帝后之加較諸前代尊稱已極若復加
一皇字與孝廟慈壽並非尊無二上之義臣等不敢
奉詔願賜歸上優詔答之於是尚書喬宇等侍郎羅
欽順等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曹嘉等南京大
理寺丞黃鞏郎中黃偉等大理寺副沈光大等先後
合疏爭之而黃鞏曹嘉及黃偉等沈光大等并劾張
璁邪議霍韜傅會宜罷斥疏入俱不報而巡檢房濬
疏請早定皇考興獻王之廟號聖母皇太后之尊稱
一如璁議禮科右給事中熊浹疏言興獻王宜尊以

帝稱別立一廟徽號如恭仁康定之例以logging於列聖
加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號母妃則尊為皇
太后徽號如慈壽之例上皆下其疏于所司尚書澄
等復合疏爭給事中安磐御史李儼程啓充亦特疏
言之磐謂興為藩國不可加于帝號之上獻為謚法
不可加于生存之母儼謂慈壽母妃分均體敵恐生
群小之心漸構兩宮之隙啓充謂帝后之稱既衍廟
享之禮何袝疑逼之名不正上繫之統何承疏入俱
報聞嘉靖元年正月上諭禮部慈壽皇太后加上尊

號爲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號爲莊肅
皇后本生母興獻后加上尊號爲興獻國太后憲廟
貴妃邵氏皇太后加上尊號爲壽安皇太后禮成詔
告天下從廷議也其加上興獻帝尊號遣官詣安陸
州行禮而張璁以是年冬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二年
五月上從治中王槐議就安陸設祠祭署以王田伯
蔣輪子榮除奉祀令其世襲詔禮官議用樂禮官議
如鳳陽例用籩豆十二無設樂舞凡再上不允給事
中底蘊等御史朱灼等請從禮官議仍請册崇仁王

襲封主祀然後議定樂制期于得中時監生何淵又請立世室于太廟東北給事中章僑周瑯極言其不可禮官集廷臣議凡數四謂八佾既用于太廟則安陸廟祀當避二統之嫌疏俱留中竟特旨用八佾焉而是年尚書毛澄致仕去三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蕚上正大禮疏其畧曰竊睹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強附末世故事識者心知其非而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為干進人懷疑阻因循至今然是失也綱常所繫誠非細故慨興獻

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為是豈一體之義乎須陛下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矣臣久欲以請延者復得睹南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臣之疏竊謂皇上必惕然更改無俟臣言乃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謹昧死請并錄二臣之疏以聞時書獻夫疏留中未下也上下萼疏令文武群臣會議大學士廷和知上意不可回再疏乞歸

上許之而禮部尚書汪俊等會廷臣議極辨桂萼等
議非是疏上留中有旨亟召桂萼席書張璁于南京
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
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衆論詳議至當以聞
三月丙寅朔上勑諭禮部加慈壽皇太后為聖母昭
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太后詔告天下仍命於奉
先殿側之一室奉獻皇帝祀尚書林俊等固争有詔
詰責奪司屬俸吏部尚書喬宇等修撰唐皐編修鄒

守益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鄭本公等上疏極論之
俱詰責奪俸刑部尚書林俊等掌詹事府尚書石珤
等國子監祭酒趙永等復極言建室非禮上俱不省
有旨大禮既定桂蕚等不必取來時蕚等方在途璁
復上疏謂陛下稱孝宗為皇考稱獻帝為本生父父
子之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是執政悞皇上以不孝
而皇上不察也乞亟行改正再詔中外於是復有旨
促蕚等來京尚書汪俊力乞休上責其肆慢令回籍
特旨用南京兵部侍郎席書代之大學士毛紀蔣冕

先後乞致仕俱不許給事中張嵩曹懷韋僑安磐等
各疏論張璁霍韜席書方獻夫邪議朋奸宜並顯斥
以謝天下磐疏又謂今欲別建廟于大內是知獻帝
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獻帝又不得
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
矛盾者也疏並下所司而璁萼及南京主事黃宗明
經歷黃綰復以疏上俱報聞四月己酉庚戌先後上
兩宮尊號如禮癸丑頒詔天下編修鄒守益修撰呂
柟以建室事未定復疏爭之上怒下二臣詔獄謫外

任大學士蔣冕自劾求退上責其非大臣事君之義
許致仕去遂有旨定奉天殿西室名觀德殿勅中官
賴義侯崔元侍郎吳一鵬詣安陸迎獻皇帝神主六
月璁蕚至自南京蕚稱疾不出上命璁蕚爲翰林院
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於是翰林學士豐熙修撰
楊維聰舒芬編修王思各疏言耻與蕚等同列乞罷
歸上不省吏部尚書喬宇鴻臚寺少卿胡侍給事中
李學曾御史吉棠等並言蕚等宜罷御史段續陳相
又特疏極論席書及蕚等罪狀乞正典刑吏部員外

郎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上詰責學
曾等宥之續相侍皆下詔獄調外任蕙黜為民七月
乙亥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以
是月己卯上冊於是侍郎賈詠學士豐熙等修撰楊
慎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余翱等郎中余寬等寺正
毋德純等上疏伏闕號哭待命上怒甚令逮熙等下
詔獄拷訊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原
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胡璉楊准員外郎申良主事
俞楨仵瑜臧應奎張璨殷承叙安璽司務李可登皆

死杖下學士豐熙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
翀劉濟御史余翱郎中余寛黄待顯陶滋相世芳寺
正毋德純等皆讁戍上册之日尚書秦金金獻民趙
鑑趙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
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行禮為鴻臚寺所糾上詰責
而宥之是月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于觀德殿大學
士毛紀乞致仕上切責之許致仕去先是禮部侍郎
吳一鵬等議上大禮疏留中至是八月庚戌始得旨
以書獻夫璁蕚留中諸疏并南寧伯毛良等疏俱下

禮部集羣臣議戒勿仍前執悖時書已赴召至京矣
延與璁蕚獻夫集廷臣于闕左門辯議既定書等乃
上言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世無二道人
無二本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皇太
后本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巳去本
生宜稱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本母也已去本生宜稱
曰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奉神主
而別為禰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
統無干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入甚愜上意大禮遂

定以九月丙子頒詔天下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云四年四月改獻皇帝司香署為神宮監安陸衛為顯陵衛光祿署丞何淵先以言大禮由平凉主簿擢用者也復疏請立世室崇祀皇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書蕚璁等吏部尚書廖紀等勳臣郭勛等給事中楊言御史葉忠等皆極言其不可上不聽書乃會廷臣議請於皇城之東皇城之内立一禰廟前殿後寢如文華殿規制出入不與太廟

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䗽用次曰廟欲稍遠庶以
成祖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上可其奏命度
地興工親定其名曰世廟七月庚子復諭工部觀德
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皇考神
位工部尚書趙璜等言建殿於奉先殿之左必與奉
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之祖母孝惠皇太后
又聖母也今立廟出於其左恐獻皇在天之靈未安
况今外有世廟之規一準太廟觀德殿宜可勿更書
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上復諭

大學士費宏宏乃請勑該部卜日興建上易殿名曰
崇先壬寅上以世廟善成自制樂章示宏等命更定
曲名别於太廟宏等謂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功
爲尚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上旣從之復命禮部
會張璁議璁言樂舞以佾數爲降殺不以文武爲偏
全使用其文而棄其武是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
矣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疏入上從璁議復諭璁等
聖母將謁太廟命考求典禮以聞璁等具列文獻通
考所載唐開元禮高皇帝始定皇后廟見禮請命禮

官參酌舉行仍著為令禮部侍郎劉龍等疏言璁等所引大婚之禮與大祭之禮事本不倫大學士石珤疏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已入宮未有復出者其曰后妃廟見即奉先殿也列聖相承累經參酌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何至今日忽有此說哉且乾剛坤柔各止其所坤行乾事陰冒陽位其幾已見臣不敢與容悅幸臣阿諛苟循以成君父之過上覽疏不悅而席書謂禮實無據請上裁定上乃以是月辛卯躬詣世廟奉安獻皇帝神主越巳亥奉

章聖皇太后謁焉七年七月己卯追上孝惠皇太后尊號曰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尊號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加上聖母尊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十五年十二月加上昭聖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時內閣傳聖諭兩宮徽號各加二字尚書夏言謂兩宮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故請加而並之如此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請復古禮建明堂尊皇考獻皇帝廟號

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今明堂秋享之禮即以大祀殿行之為當所配之帝以功德論則文皇帝再造家邦當配以太宗以親論則獻皇帝陛下所自出當以獻皇帝配至於稱宗之說臣等不敢妄擬蹝入得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歸一之說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為過情再會議以聞於是户部左侍郎唐胄上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以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証聖人之孝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也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為成王而制于周公為嚴父于成王為嚴祖矣未聞成王以嚴父故移配天之祭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故移配天之祭于成王也且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力正大倫者惟席書張璁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書等則力斥之陛下

嘉荅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豈今日乃惑于豐坊邪說乎臣愚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典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待稱宗不待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責其肆欺不道下錦衣衛拷訊黜為民禮部尚書嚴嵩乃集廷臣議言考季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文獻皇帝配帝侑食允合周道惟文皇帝繼統首君獨少一配似有未安竊謂孟春祈穀於大祀殿舉行奉文皇帝配冬至以太祖孟春以文祖季秋以皇考

則禮文周悉於皇上愛親敬祖之心兩無所憾疏入
報聞已復以稱宗之禮集廷臣于東閣議言禮稱祖
有功宗有德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考禮
也祖功宗德而無常法者義也獻皇帝錫封藩服繫
天下駿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同篤生聖人光承天
序與文王生武王克集大命同則皇考稱宗實應古
誼上以疏不言祔廟留中不報廼作明堂或問示輔
臣凡千餘言中有云祖宗列聖歡聚一堂獨去我皇
考一人人情不堪此其大吉也於是禮部遵旨議上

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世數今皇考與孝宗同氣之親為一世宜奉皇考祔于孝廟但孝宗寢殿不足容奉二主竊謂皇考神主宜仍于特廟遇祫享太廟恭設神座與皇伯考同居昭位則在廟有常尊之敬在祫無不稱之嫌矣上躬視孝廟亦以為然乃悉如所擬是秋九月辛巳上獻皇帝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是月奉主祔享太廟辛卯大享上帝于玄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自是歲一行之二十年四月辛酉夜宗

廟火二十二年十一月勑禮工二部營建宗廟從同
堂異室之制凡為室九二十四年六月廟工成詔定
太廟安神位次太祖居中左序成宣憲睿右序仁英
孝武而追崇之禮極矣
野史氏曰自勑議大禮時濟濟廷臣咸執為人後之
說逮張璁倡議遜于主心方桂諸人相機傳和之羣
議詘矣夫重正統奪圭親非人情也顧情之所繼曷
有窮極孝則稱宗稱宗則必祔廟雖預為之節所詘
導其源而遏其流并當明堂配帝之日璁尚卧呵緑

野翰方儼然朝列追憶前言寧無慙悔蓋
肅皇帝初諭云委曲折中務申孝情大哉皇言
為萬世法即更定樂章猶欲別於太廟厥後愈
隆以與列廟昭聖並則尊諱徽稱者之過也

四郊

嘉靖九年二月癸酉勅廷臣議郊祀禮先是上問大學士張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夫天[illegible]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況今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似非天也大祭天而主日配以月今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甚大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日月只一從祭朕疑之璁對

言古禮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至周公制禮冬至祀天配以祖季秋祀帝明堂配以考漢成帝時王莽請事元后合祭天地比於同牢而食之意殊為褻瀆宋神宗始議分祀迄宋終元屢分屢合太祖建圜丘鍾山之陽以冬至祀[illegible]建方丘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仁祖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之禮即圜丘為壇以屋覆之曰大祀殿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說者謂上為屋即周明堂下為壇即周圜丘至于日月之祀國初築壇于郊

之東西用春秋分朝日夕月且以星辰從祀月壇今不復舉行蓋鈌典也上謂大祀殿擬明堂似近如以爲即圜丘實無謂也日月宜有專祭今當講求玖復備述周禮及宋熙寧間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顧六分合異同以對且言聖祖定制無敢輕議惟朝夕月之禮具載存心錄幷祭祀禮儀若欲講求復舊無難者上因銳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之大學士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之禮部尚書李時時言人情狃于習見請少待以歲

月上意猶未已仍卜之太祖復不吉議且寢矣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上大喜謂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郊祀之議相表裏因以諮示璁言乃疏言天地合祀祖宗並配舉行不于長至之日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集議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疏入未報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上切責之廼親著論辨折幷下言疏令廷臣議焉三月丙申璁疏言聖祖為一代創業之主為子孫者億萬年所當謹守碩以不

德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因進郊祀考議一冊
上以其議留覽下其疏禮部先是詹事霍韜言親蠶
之事有文無實勢難久行宜擇近地便上不以為然
至是復深非郊議疏言祖制不可輕改輔臣璁尚書
時不能以道事君而苟狥謬論變亂成法異日有
任其責者且經傳無南北郊分祀天地之說惟見于
周禮莽賊偽書不足憑上覽疏不悅責韜罔上自恣
言疏辨謂今之議者徃徃以太祖之制為嫌是徒知
合祀為太祖之定制而不知分祀為太祖之初制也

知大祀文為太祖之定訓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録固
太祖之著典可遵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是而已
言官議禮豈曰變法輙修大明會典欲將内府各監
局職掌屬之禮部亦援引周禮天官冢宰掌文之何至
議郊祀則以為偽書耶竊詳圜丘方澤朝日夕月諸
神壇壝規制備在存心録一書不須創設一準乎舊
而已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享帝則
脳合周禮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
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謂我太祖足以當之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臣謂我太宗足以當之敢畢
其愚疏入上嘉納之下之禮部令速具議以聞翰睹
言疏以上怒不敢奏辨乃貽書言痛詆之復錄其草
送法司備照言疏陳其狀且數翰無君之罪上大怒
令逮翰詔獄閱月餘乃釋之辛丑禮部集上廷臣議
言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
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
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
六人主合祭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立言雖異

納忠則同但既主分祀須建壇壝時詘舉嬴恐未稱
皇上愛民節財之意臣等竊謂禮屋祭曰帝既稱昊
天上帝宜仍于大祀殿而配以二祖皇地祇則營壇
壝以祭庶陰陽之分明而精禋之敬伸矣又衆議中
有欲改大祀殿為明堂者於經義未協惟改山川壇
為地壇既免營建之煩行禮亦便至於朝日夕月建
東西壇專祭之禮此則關典當修無可疑者疏入上
仍令再議而自為說示禮部曰祀天祀帝本自不同
常遵皇祖始制露祭于壇方合祀天之典南郊祀天

北郊祀地以二至行事俱以高皇帝配盖報本之意也孟春享帝大祀殿以文皇帝配盖為民祈穀之意也朝日夕月各以春秋仲月行禮于朝陽阜成二門外建壇一應事宜俱從减省以盡事天為民之實時上意已專决矣然璁鑾終以二祖分配為非疏請慎思審處禮部集廷臣議亦如璁鑾言而璁鑾復合疏爭之上曰卿等皆畏危言不能從正不如寢其事已而言復上疏曰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誤解經文致唐宋變古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

皇上破千古之謬一旦更正之臣子當將順不遑豈
宜復有違阻聞輔臣聯翩上奏遂至久延乞斷自聖
衷定百王不易之大典上報曰所論詳明甚正禮部
速會官申議以聞璁復特疏爭之曰郊祀之議聖見
已定羣臣必將循默臣獨不忍無言皇上信以分配
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非季
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于古也信以並配之說非
今宜乎太祖百有餘年之神座豈忍言撤文皇百有
餘年配天之椰豈忍言廢則未免有失于今也臣謂

天地分祀宜從古禮祖宗並配宜從今制所謂善繼善述之孝不愆不忘之心願從容而裁酌之上諭璁曰御惑于危言變前志恐非素日之忠時上見羣議不一欲寢其事作告天罷議文以示閣臣四月戊辰禮部上配典申議謂二聖配祀天地歷年已久一旦分配恐駭聽聞臣等不敢別議盖雖不能盡合乎古而實即乎人心之安圜丘方澤雖曰祖制實今日所新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配大祀殿我太祖所創今乃不獲侑享于中竊恐太宗有靈未忍獨享似宜仍

奉二聖並配則禮意人情兩不爲失上覽疏復諭璁曰卿可委曲依朕意行之璁復疏曰皇上議郊祀大禮本求至當可傳之道今議者以圜丘方澤皆奉太祖配爲皇上親制大祀殿奉二祖配爲祖宗舊制皆一時遷就之說非至當不易之論夫冬至報天之禮重孟春祈穀之禮輕天與帝一也大祀殿既可奉二聖並配圜丘何獨不可臣之所不解也况有大祀殿又有圜丘同兆南郊益非禮制臣惟今日郊祀之議有易簡可行之道南郊大祀殿以祀昊天上帝配以

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北郊建壇以祀皇地祇亦以二祖配之明夏方有事北郊工役可徐圖耳請察臣言務求可傳可繼之道外此非臣所知也上報曰朕見禮部新制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但此事原是朕意遂直任之不責彼欺耳乃下部疏且責之曰祖宗並配在禮為黷爾諸臣同為謬論本自內閣所主力為阿從但朕所定祈穀原因曲全祖制委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奉二祖並侑二至之祀奉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儉詳擬以聞於是

圜丘方丘及東西二壇皆以次告成行禮然二祖並配上意終不然也十年正月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璁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為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太祖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圜丘視大報少殺著為定典十七年定季秋明堂大享禮行于玄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詳具大禮紀中十八年春啓蟄節將行祈穀禮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二十一年撤大祀殿改建之擬古明堂名曰泰

享然大享禮竟于玄極寶殿行焉隆慶元年禮官言
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于仲春不無煩
數宜罷祈穀于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
西郊如舊

莊肅謚議

嘉靖十四年正月丙戌莊肅皇后崩上命禮部具喪祭儀尋遣中官諭曰喪禮量視聖慈仁壽皇太后制行禮部具上儀注中有上素冠素服經帶舉哀及羣臣奉慰禮上覽之曰朕於皇兄后無服矧兩宮在上又臨聖母壽旦忍用純素朕青服視事禮儀再酌擬來聞於是尚書夏言等言大行莊肅皇后喪禮在臣民者無容別議惟是皇上服制既絶則不必臨御西角門及一切奉慰禮皆不當舉但羣臣成服之後又

不當素服於奉天門朝參宜暫免朝參便因復條上
未盡事宜報可復諭言等聖母壽晨百官只各居私
所盡制大學士張孚敬等言是日宜服吉庶於禮義
允協上嘉其體君忠敬從之已禮部請莊肅皇后諡
上命會官議奏於是廷臣會東閣集議孚敬曰莊肅
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諡册之文只宜二字四字言
曰在廟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大學
士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都御史王廷相
曰莊肅作配武宗今日之諡似應一體吏部左侍郎

霍韜曰諡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言乃集上其議因奏曰大行皇帝后姚美武宗廟諡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諡號似亦不當稍異且諡以表行尊名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皇上命集議祇欲考據懿行非議字數增減也十二字之諡似為累朝事例今日所當遵者若上冊行禮自當別議儀節以避抗尊之嫌上覽之不悅曰韜謂諡非天子所自行此言盡矣今時諡議非古者比止論字數豈可不有等殺朕方受命之初猶在藩服有臣子

之道今受命即位無事嫂如事母之理矧兩宮在上
昭聖皇太后有毋道所壓爲尤重再會議歸一以聞
於是復集東閣議成國公朱鳳等尚書汪鋐等曰聖
諭甚明莊肅固上同於列后大分實上壓於兩宮今
正宜且據謚法二字以表稱懿行俟他日再加徽號
以備全典議上得吉皇嫂謚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
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隂六合然上意尋亦悔之嘗
因御文華殿召見李時等諭及孚敬曰孚敬性本拗
執如莊肅皇后謚用十二字何害至十五年十月加

毅皇后謚曰孝静莊恵安肅温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改題神主雖夏言初議然亦獨斷云

章聖南祔

嘉靖三年九月錦衣衛革職百户隨全光禄寺革職
録事錢子勳言獻皇帝梓宫宜改葬天壽山疏下工
部尚書趙璜等言改葬不可者三皇考體魄所安不
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洩國家根本所在不
可輕動昔高皇帝定鼎南京而仁祖之陵遠在鳳陽
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改今
顯陵規制象衛一如二陵制足垂不拔之基若上啓
實山下瞰金井梓宫揺撼聖靈震驚非仁人孝子所

恐言者請以臣等言下廷臣議上命禮官集廷臣會議以聞時五官靈臺郎吳昇嘗與事顯陵亦上言以為不可遷疏下禮官并議而廷臣及閣臣皆極言其不可乃止六年十月閒住御史虞守隨復進皇陵正議數千言上謂守隨妄言惑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因諭大學士張璁曰古者君去國還主而行主者附先人之精魂乃陽也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陰道尚靜皇考葬已八年豈宜輕舉若萬年後奉慈宮以祔陵室何不善也卿可與蕚密議璁言舜葬蒼

報曰優柔不斷乃婦人事朕意决矣即擇日具儀以
聞於是欽天監擇二月七日梓宮發引上曰八日祈
穀柰何于七日發引乃更定十五日已而趙俊自承
天旋言顯陵玄宮有水衆嘖嘖謂當北遷上意欲躬
往視决之會禮部擬上梓宮南祔事宜得旨梓宮暫
奉慈寧宮俟朕還京來奏遂以二月庚子朔册立皇
太子册封裕王景王為將有監國之命也九卿大臣
許讚等都給事中曾烶等御史劉仕賢等咸以南幸
為諫而工部郎中岳倫特疏言之上皆切責之獨下

倫詔獄黜為民甲寅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錞遂安伯陳鏸為留守使大學士顧鼎臣為同留守使乙卯駕發京師辛酉至真定望于北嶽三月己巳朔自衛輝渡河庚辰抵承天府御舊邸卿雲宮遂謁獻皇帝于隆慶殿辛巳謁顯陵立表于陵寢之北周覽久之命改營爲壬午詔增顯陵園垣遂定新玄宮之式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獻皇帝配次日復祭告顯陵戊子上御龍飛殿受從官賀頒詔天下召承天父老子弟宣諭賜酒食庚寅以四鑾告辭于隆慶殿

壬辰駕發承天府癸卯上諭行在禮部曰朕思視宗
壤一節甚無意義夫既重卜何為來此惟純德山者
欬順于我皇考聖靈安悅茲山流慶子孫決勿之他
行宮道路止勿治是時上意欲奉皇考純德山而葬
慈宮太峪故微示其意如此壬子駕還京師丙辰諭
輔臣曰太峪之工玄寢已成可以二十七日發引卿
等與禮官面議之已復諭禮部以二十七日詣天壽
山禮部具儀如例報可甲子駕發京師丙寅上諭尚
書嚴嵩曰峪地空淒豈如純山完美決用前議奉慈

駕南祔是日遂還京五月甲申獻皇后梓宮發引至通州大學士顧鼎臣題主閏七月庚申二聖梓宮合葬于顯陵新寢辛酉以二陵禮成請神祇壇祭謝是日舉慰神之祭于永孝殿八月辛未奉獻皇后神主祔獻皇帝廟上率皇后及妃嬪行禮如儀十九年五月錦衣衛千户李拱辰言聖母南祔顯陵災異屢作乞迎二聖梓宮俱葬天壽山上責其狂悖庸愚下鎮撫司逮問尋贖罪還職拱辰者敬嬪父也故敢於誕妄如此

京營

國初設五軍都督府統內外衛軍以時訓練永樂間遷都設五府統軍如南京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立三大營曰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戰戍守之用曰三千營司寶纛令旗曰神機營司神鎗火器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哨掖五營三千營有五司正統末鑾輿北狩精卒盡沒虜庭尚書于謙請就五軍營中挑選十二萬官軍團操為十營其三千神機之軍亦間選入團營

老弱則存留大營以為次撥成化三年分為十二團營以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為名正德六年更為東西官廳就十二團營中挑選精銳另設總兵叅將統領侯各邊奏請待報啓行於是十二團營名之曰老家而兩官廳又為團營矣嘉靖六年大學士張璁言營務久壊宜加振飭上然之諭大學士楊一清曰團營國家第一件事卿其圖之一清及璁等條上營務六事一本兵職重事繁宜另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素有才望者

充之一坐營官多膏粱紈綺不閑軍旅宜推用各邊關將曾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為第一等又選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為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備防守羸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即號令尚不能知惟逐衆散耳今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於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於武藝者各一二人為師聽其教習責以成效一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包辦或營求走役又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發多係貧軍而包辦走役者不

與馬軍心怨憤且管隊等官科歛多端軍安得不貧
今宜嚴禁違者以軍法從事一京營之馬非壯大者
不以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羸弱死者相繼聞各軍一
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
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䘏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
數數其椿朋之銀庶養馬者不至貽累被罰者無詞
疏入上曰卿等所奏深合事宜令兵部如議速行已
乃改刑部尚書李承勛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專督營務是時御用監太監張永以　一清之薦先

已提督團營疏言營軍籍額十萬七千有奇實止五萬四千四百營馬籍額五萬二百餘實止一萬九千三百餘匹且病億尫瘠者過半闒者爲之駃愕承勛言團營軍士有汰無補額數日虧宜依弘治十三年例毋論終身永遠有丁願替者聽務足十二萬之數兵部覆言團營軍額查覈選補已有七萬七千餘加以外衞班操共可得十一萬倘能日加訓練遇警調發自足應用不必議補且先年抽選軍士例止其身一以杜詐冒賫緣一以慎版籍造報令欲槩令接

補恐扶同冐替名在實亡無已宜量如弘治十三年以後例凡充軍終身者驗其老𤺥願替聽以精壯親丁頂補永遠者或逃故限兩月内許本身及户丁自首驗明保收有寄捏者首發治罪逃者清軍官嚴限解補詔從部議然兵部所言營軍見在之數與張永所言多寡懸殊不無遮飾其營馬數置之不言上亦不窮詰也十三年十月上命兵部會科道官選閱團營官軍而提督團營武定侯郭勛言選閱有妨操練俟駐操之後别為議處時勛方倚上寵眷挾團營為

奸利遂敢抗明旨若是兵部言事方有緒邊爾停止
轉滋奸弊且平旦營操畢操而閱原不相妨請閱選
如議上然之尋復中輟二十年刑科都給事中高時
等劾勛專擅貪縱狀內言其占役備操官軍不知其
數令辦納月錢買閒田籍每年領班各官到京俱有
見禮扣班軍行糧交送故轉徙流離日多上大怒下
勛獄論死命成國公朱希忠代之二十九年北虜犯
京師人心震惶虜既退大學士嚴嵩言京營戎伍日
虛亟宜振刷上然之下兵部議時吏部左侍郎王邦

瑞攝兵部事覆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自
營制迤變雖寖不如初然原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
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據籍見在者止十四萬有奇
而在營操練者又不過五六萬人比者醜虜深入事
勢孔逼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即見在者率老弱疲憊
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一旦其耗敝至此極
矣臣謂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
領令之提督武臣即十二團營之總帥坐營等官即
各營之主帥而號頭把總之類又古偏裨之官間多

紈絝世胄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軍安得足且精乎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温劉天和嘗有意振飭矣然將領陰謀阻撓軍士競倡流言事復中止釀害至今惟陛下大振乾綱差風力科道官通查團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册參考其獘立見并乞嚴飭提督官洗滌自新於是提督官成國公朱希忠惠安伯陳鏸自陳乞罷上許辭提督團營他職如舊兵部推提督官四員上曰此事須復祖制事權又須歸一其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

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改曰總督京營戎政以咸
寧侯仇鸞為之賛理軍務用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
戎政各營用協同提督二員其一應興革事宜兵部
會官定議以聞仍命給事中俞鸞御史呂光洵往九
門各營查閱官軍實數鸞等還奏各營缺伍一萬三
百人請治提督等官罪得旨奪希忠總及坐營官郭
琛徐延德等祿俸有差中軍大號頭馬璽等革任閒
住已兵部議上興革事宜一十二團營兩官廳官軍
宜悉併入五軍營仍分中左右哨掖五枝每枝添設

坐營官一人叅將二人遊擊二人三千神機及五軍所屬二千圍子手等營俱如故一正統間各營團操官軍有四十三萬五千餘人今所存僅十之二三命總督恊理官清查見在實數設法處補一廵營科道官久則易玩宜如弘治年間例一年一易滿日舉劾大小將領以備黜陟仍添差司官四人佐之一自古宦者不得典兵今三大營內尚有內臣提督監鎗等項不下三十人此輩既不知兵又專務占役俱宜裁革一見在提督坐營公侯伯等官各令自陳去留取

自上裁都指揮以下兵部同協理文臣汰去不職别選知兵之将充之使本營将領各練本營士卒遇警即率所部出征不得更諉他人一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萬有奇每年更番上班操備往往為各營借工私占之資自今請于五月中赴京各都司統率入營一體操練至十一月中掣回不必兩班赴京如此則秋防之時可得十五六萬人比之召募尤為省費上曰修理營政務在得人舊任提督官俱令回府管事内侍官俱裁革三千營改名神樞

營各營協同提督官即推舉堪任者以聞舊司掖哨官兵部同仇鸞選用見在軍士各歸原營隨伍操練老弱并缺少者即替補召募務足原額餘如議既而仇鸞自大同至復請損益部議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為正兵參將二員為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上從之已乃改邦瑞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復諭鸞與邦瑞及禮工二部曰朕新定營制可

詳議具奏告于太廟行之又特諭鸞曰朕定将兵制數五軍勿易二營之副将今只用一人大将所統三營之兵仍外添能戰之将六人須經戰陣者亦勿由部用鄉須力主復二祖武威可也鸞請戰将六人職名上令平日且名練勇參将俟用時更議之時鸞恃寵驕横廵營主事申旞疏言營政更張之始凡事須詳加博訪不當决計一人責效旦夕上以旞疏示鸞鸞因奏旞意欲侵官攬權束縛臣等使不得行事且京營廵視官已添設科道二人今益之主事重以職

方之勢臨之臣等懼罪不暇何暇謀虜得旨下旋鎮撫司拷訊革巡視京營主事時上甚倚信鸞每稱為大將軍鸞請設戎政廳首領官六房椽吏上皆從之三十一年鸞死以罪追戮于市上諭内閣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當者兹與卿等改之卿等一一議上於是大學士嚴嵩等疏言上更新戎政一一盡善但營制自正兵之外五軍營備兵六萬六千餘人神樞神機各四萬人今正兵尚未足况備兵乎此宜戎政官查處者也未盡事宜謹條列以上一故事軍器當藏

內府有警則給事已納復所以戒不虞也昨鸞建議
得自製用失祖宗防微深意宜查收貯庫如舊関給
一欽定戎政廳本無首領官六房椽史鸞奏請設官
鑄印凡事不關兵部任私滋弊宜並行裁革一各都
司班軍賣逃及行糧侵耗之數宜詳覈一鸞以京營
名邊將且歲調邊兵非經久之術乞下本兵議一往
者京師所募民兵四萬鸞并入營中軍民雜居事體
非便亦當議改上答曰卿等所議與他未盡者令兵
部熟計以聞兵部覆上議處甲冑戎器革戎政廳首

領及入衛将領京營職銜俱如嵩等議又言京營班軍鸞所以得賣逃者有二一則班軍與京軍混操易於影射一則工部不時借役得以藉口宜令吏部專註一官督之如薊州例春以正月初旬上班至五月初旬下班秋以七月初旬上班至十一月初旬下班另為一營統以一叅将而又免其執役則夙弊可清一入衛兵在㕷肅者宜罷在遼東宣大者宜留鎮待警入援在延綏寧固者每歳以二月赴宣大適中處聽總督調用七月移駐懷來保安等處與遼東同入

關聽提督分布防秋未可盡撤一招募民兵付前叅
將左灝就民兵教場訓練其加增糧餉宜量減一户
部所收草場子粒銀共一萬三千五百九十餘兩宜
盡發兵部貯庫凡出納令戎政大臣籍紀備查一各
營買馬甚多宜通查官軍定以有家者爲馬隊無家
者爲步隊老弱不堪者不得一槩兊馬一大同原設
大邊二邊墩軍已百九十年雖有與虜通者而我軍
寔藉爲耳目驚皆撤還宜趣守臣議復一各省民兵
入衛南直隸地遠人弱宜兊山西三關與大同接境

歲苦邊患宜量免其山東河南北直迫近京師防秋
畢日行彼處議查詔如議

大發丁夫濬治庶水勢易殺而園寢亦無所患乃為
圖說以聞工部請從極議上然之命刻期興工極隨
得旨回部管事已又遣督顯陵工程是年七月起原
任工部侍郎盛應期為右都御史代之應期以七年
正月上言沛縣迤北河道地形庳下泥沙易集以故
累濬累塞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汪家
口南出留城口約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
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
減水壩以時節縮較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為

永久之利計用丁夫六萬五千人于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徵調仍量行僱募用銀二十萬兩有竒取兩淮鹽價而以山東官帑所貯佐之期六月而畢事章下廷臣雜議皆言應期議是上命應期及春和督官吏工役興事且誡各廵撫等官協力共濟應期又請令管河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役工挑濬以殺上流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俱從之會夏秋間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河之開非計詔罷其役并罷

諸治河官應期言河工已完其半請俟秋凉終事工部請從之且言河道總理官不可罷得旨應期回京別用竟罷新河之役尋以工部右侍郎潘希曾兼右僉都御史代之應期維熊俱令閒住初應期議開新河維熊贊之甚力及應期督工嚴急怨讟朋興維熊復言其不便故朝議頓改遂兩罷之於是左都御史李承勛言興事任人惟明與斷豐沛河工三年之內三易大臣役丁夫三十餘萬用帑銀二十餘萬始也講之不熟繼也主之不力乍行乍止靡費孔多今宜

道部臣知水事者請工所各陳所見下工部詳議行侍郎潘希曾詳慎斟酌必詢謀僉同然後與工部覆謂承勛議是但既責成希曾不必別有所遣以阻其任事之氣上從之希曾至則疏言近年沛河沙淤旋挑旋塞皆因秋水泛漲黃河奔衝所致嘗考黃河故道上流則孫家渡趙皮寨下流則飛雲橋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淮入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堙全河東下併歸於飛雲橋下東呂梁上還閘河以故決隄壅沙大為漕患倘非疏其上流秋來

水發沙雖桃而復淤堤雖塞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
濬未通正在孫家渡興役乞勑巡撫河南都御史潘
塤委官鳩工亟為疏濬聽臣閱實具奏上從其議是
年閏十月沛縣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希曾言廟
道口之淤盖由决河西來橫衝其上并掣漕河之水
東入昭陽湖以故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
復散漫今宜於濟沛閘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
築西堤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漫而廟道口可永
無淤塞之虞仍於上流分濬孫家渡趙皮寨二處則

横流以殺而運道永安工部覆奏得旨允行八年十二月希曾言河南儀封縣河患已寧管河主簿宜裁革孫家渡口已濬通請于鄭州增設防河判官一員專駐其地為幸後計九年五月以河隄成加希曾正二品俸級總理河道如故尋改兵部卒十一年漕運都御史劉節疏言黄河舊通淮河口流沙淤塞挑濬方完糧運幸過忽伏水漲發泥沙漫入直抵淮安府城西浮橋一帶俱被沙淤已興工挑濬拯目前之急更乞會議長策或改河口以避奔流或築長隄以捍

臣漫工部覆上得旨切責管河官怠玩令各官如議
修治是時河患不常而治河之臣亦數易十二年八
月河溢魚臺十三年正月睢州野雞岡正河淤五十
里漫于平地注入渦河先後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朱
裳于湛獻議興役不過濬淤沙築長堤而已而朱裳
則言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縣經壽春王園寢
至泗州經祖陵祖陵東西南三面距河壽春王園寢
太為逼近屢有渰浸今宜于祖陵築長隄以遏泛溢
壽春王園寢砌石岸以防衝決但事體重大不敢輕

紮部覆亦未之及也十四年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
議治河事宜一泗州祖陵欲築隄圍繞恐陵前湖河
之水又將遏之北侵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取自
聖裁一壽春王園寢請於四面各百餘丈外環築土
堤砌以石基但地脈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猝辦一
近年黃河入運道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自
魚臺北至濟寧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
宜大加疏濬俾勺水悉入漕河一南旺周遭湖隄已
築成百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横流今黃河南徙汶泉

水微培隄亦已高厚毋容更議一淮安清河口板閘迤西淤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為隄岸一新庄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啓閉一舊議祥符之盤石口蘭陽之銅瓦廂考城之蔡家口各築月隄竊謂黃河當防者惟北岸為重當擇其去河最遠之大隄及去河稍遠之中隄各一道修補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絡高厚則前勘應築各隄舉在其中可省勞費上部覆其議為當上從之天和尋以河工完𤼵兵部而祖陵建閘築隄砌橋則都御史王果郭持平張景魏

有本先後董其事以三十三年始告成焉三十二年河决新安口河道都御史曾鈞漕運都御史連鑛請自劉伶臺至赤宴廟挑濬淤沙於草灣老黄河口築長隄磯嘴髙家堰長隄再行增築原建新庄等閘加石修砌凡費帑銀十三萬有竒至四十四年河决沛縣等處淤百餘里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為工部尚書治之時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隄於吕孟等湖以防潰决即盛應期所開故道也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謂新河土淺水湧勞費難成不如濬留城故道

由是與衡不協衡持前議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命者重法繩之時浮議籍籍謂衡違衆自用故興難成之役以要功給事中鄭欽上疏言狀兵部請遣官勘視新河與舊河孰便詔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往起鳴至沛縣查勘還奏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必殺上流如新集龎家屯趙家圈等處以不貲之財投諸河流已弃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為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横亘數十餘里褰裳無路十萬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淖陷築岸則無土且一

南塞則北奔四也夏秋積潦漲後難保不淤五也新
河内多舊隄高埠黄水難侵開鑿之費視舊河爲省
且可遠将來潰决之患故尚書朱衡任其必可開而
議者見爲難成亦有三焉一以夏村迤北十六七里
地高恐難接水然北高南低大約只深一丈一照水
平便已加深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沙深水急不無
阻礙然既建壩閘截或用石包砌每歲挑淺何患沙
壅一以馬家橋兩岸築隄五里徹山取土不便又急
水捲埽勢必不堅此惟在委任得人培築堅固非無

可惜手者往時舊河淤塞未甚都御史盛應期建開
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之今柰何狃道旁之議不為
通變之謀臣斷以為開新河便工部會廷臣議皆合
上意乃決勒限開築新河不得藉口速成苟且完事
時四十五年三月也衡乃一意董督自南陽以南東
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期所鑿
河形再鑿而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
築壩三河口䟽舊河築馬家橋隄遏河之出飛雲橋
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為

閘八減水閘二十為壩十有二為堤三萬五千二百
八十丈有奇石隄二十里已又鑿黃家口導薛河入
赤山湖鑿黃甫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為支河八以備
旱潦蓄洩八月閒工垂成矣所未通者十餘里值黃
河驟漲隄岸有潰決者流言至京師工科都給事中
王元春劾衡倖功欲速無為國長久計宜黜而趣鳴
物主新河之議者亦與御史黃襄請亟罷衡俱下部
議覆而季馴與衡旋以新河功成告言糧運由境山
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河水通滿隄岸坦平無

閘阻於是羣嚚乃息吏工二部覆諸臣疏請留用衡
令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從之

閹宦

閹宦自正德間中外盤結内則口含王爵手握天憲外則陵轢諸司漁獵氓黎幾同漢桓靈之季矣上初即位深鏡往跡思挽傾輈而輔臣楊廷和力佐之王岳范亨特加贈䕃魏彬李鎮葦悉從斥遣各監局冗濫員役詔司禮監裁汰鳳陽密雲諸守備改給勑諭奪其符驗旗牌於是御史楊百之南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疏請罷鎮守内臣然是時大禮未定二三輔臣方累疏乞休納牖射隼之策未暇及也姑遵奉正

德遺詔去其太甚而已辛巳六月御史宋鉞言真定府抽印木植内臣原非舊制且極言太監祖臣貪婪狀而浙江撫按官許廷光唐鳳儀亦䟽劾抽分太監趙俊浚利虋權大為民害上命革臣任逮俊鞫問抽分内臣罷勿遣有御馬監監丞何澤者言近習及二十四監奸利事詔答諸内廷發充孝陵淨軍仍取通政司副本入御史成英言詔書方求直言而澤以言獲罪葢左右近習惡其害已搆陷欺蔽遂至於此非上意也乞亟旌澤而罪諸朋奸者䟽入僅報聞焉十

二月有旨勑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調廣東市舶司管事御馬監少監安川守倒馬關右監丞鄭斌鎮守廣西傅倫牛榮取回南京閒住於是兵部尚書彭澤等言金等貪緣鑽剌乞寢成命倫榮或各加戒飭養飽虎猶勝於餓虎也上從之尋復有旨以張弼劉瑶分守凉州居庸關等處亦以澤等論奏已之嘉靖元年七月司禮監太監温祥賫冊寶自安陸州還言濟寧管閘主事陳嘉言欺侮遅留上震怒遣官校逮之御史王秀給事中劉濟各疏論救上不聽二年六月

給事中劉最言内廷修設齋醮皆由内官監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聖心糜費内帑而復肆巧辯箝制言官此風實不可長上怒最狂率令調外任時文方督修九門城濠家僮李陽鳳索賄于匠頭宋鈺不獲因以他事嗾文杖鈺幾死事下法司問未决文為陽鳳訴究改鎮撫司訊理尚書林俊執奏者再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史狄兼謩繳還詞頭忠臣愛君類如此今太監崔文廼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

備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欺弄
威福脇奪見因臣誠不忍見朝廷紀綱為此輩所壞
上頗優容之然陽鳳事竟付鎮撫司也劉最既謫廣
德州判官去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復奏最在途仍用
舊銜乘座船索夫役而御史黃國用遣人護行均屬
違例上命逮最國用下詔獄最坐謫戍國用降邊方
雜職三年五月守備浮圖峪指揮使胡璽等奏紫荊
關守備太監耿忠不法事忠亦訐璽自辯巡撫保定
都御史劉麟請並斥治之上特宥忠逮璽等于法司

問四年正月降浙江廵按御史歐珠為啇州判官浙江左布政使馬卿為鶴慶知府杭州知府查仲道為福建鹽運司同知以織造太監吳勳誣其抗違詔旨被逮降用也而南京織造太監張志聰亦訐長洲知縣郭波阻悞工役會波已陞工部主事逮付詔獄降為江西布政司照磨山海關守備太監李能言修理墩臺宜於商稅取給上許之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御史劉頻等極言其不可兵部侍郎鄭岳請從臺諫言俱報有旨自辟復言比者井肅之捷參隨人等均

陞一級似為過濫而太監張忠至九十員名視尚書
金獻民總兵杭雄浮于三倍以上名器賤同瓦礫非
所以勸有功疏入不報十一月提督浙江市舶提舉
司太監賴恩乞換勑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
有旨許之兵部言威柄不可輕假成規不可輙易鄭
自辟請切責恩取回别用章俱下所司十二月添設
南京守備卜春時南京守備巳三員矣南京御史王
獻以為冗濫疏請停革兵部覆如御史言詔如前旨
是時鎮守分守内臣皆貪饕桀驁所至厭苦之獨山

東巡撫都御史王尭封等疏稱鎮守太監王恩竸之賢請賜勅褒奬得旨不必賜勅第令益加勉勵以稱委用六年四月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于商税内量收脚價以充獻新器具之費部議謂比年歲儉民窮商販利薄若另抽脚價是為額外之征不惟病民寔且病國上切責文不許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閑住太監張永平寘鐇之逆發劉瑾之奸隨侍南征羣醜畏憚及武廟晏駕遂計擒江彬弭國家大釁内臣若永誠不易得宜特賜起用俾供内職者勉于効

忠上命永掌御用監印提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
永廼查上各營軍馬額數及陳清勾解酌替補汰老
弱飭馬政諸事章下兵部秉行七年六月浙江巡按
御史王化劾織造太監張志聰縱家僮與販私鹽上
切責志聰令降一級取回以太監耿隆代之家僮下
按臣提問十二月內使雷玉威逼人至死巡城御史
敖鉞以狀聞請治玉罪上嘉鉞能體朝廷欽恤之意
命陞俸一級八年二月南京長隨郭良等以進貢南
還奏求車輛人夫及馬快紅站船上許之兵部執奏

謂故事進貢官止有馬快船載在會典其餘不得增給詔從部議三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復盡徵牧馬草場地租戶部言御馬監轄二十馬房草場五十六所熟地二萬四千十二頃頃從侍郎王軏之言命科道官勘處以熟地八千頃歸監資公用留生草地四十萬畝備芻牧其餘熟地召民佃種徵租信公私兩利經久可行之策福請不宜聽許上從部議令如前旨行是月詔凡輸白糧及諸物料入内府者並令巡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閱入有留難爲奸利者悉聽

逮治五月給事中劉世揚等劾南京守備太監卜春王鏜各奸利不法事詔春鏜革任閒住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疏乞優免海户雜差户部言海户多殷實每户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為可慮海户優免止宜如故報可時上方總攬乾綱益明習治體於近習靡所假借而大學士楊一清為上信嚮頗得斡旋其間故言官之論列該部之執奏無或阻撓中貴人廩廩奉法非復如向日輒張矣是年十二

月惜薪司太監芮景賢言本司積餘木柴足內官長隨等一歲支給請將明年柴價銀一萬九千兩暫行蠲免部覆從之景賢即昔年媒孽劉最以致逮繫者也九年正月御馬監太監麥福奏乞騰驤等四衛軍士見操者免差科臣點閘新補者免由兵部審驗兵部引弘治間舊例及近奉詔旨為請上從部議刑部尚書許讚言頃奉旨逮興州後屯衛都指揮崔昂匿其叔太監崔文所請戒飭文必出昂以正法上命并文逮治之九月裁革雲南鎮守中官從巡按御史毛

鳳詔言也十月裁革廣東管珠池中官從給事中王
希文言也十年三月裁革四川分守中官從巡按御
史丘道隆言也是時楊一清去位而張孚敬柄國意
在悉去鎮守中官以剔夙蠹故贊上裁之如此未幾
孚敬致仕去然上睿聖獨斷灼知各處中官為地方
害日久遂以次裁革之十七年四月武定侯郭勛請
復各處鎮守中官并委其取礦課以資國用兵部言
此輩害民先朝已極頃幸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
議復都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為言上曰鎮守內臣非

太祖舊制今且著雲南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浙江大
同每用一人內監慎選以充不得作威生事至十八
年五月以星變修省詔諸鎮守內臣盡數取回自後
永無遣之蓋自是宿蠹一清所留者惟南京承天鳳
陽及黃花鎮諸守備耳即有城杜竊伏之奸無幾矣
二十三年五月降巡按湖廣御史史褒善為滁州判
官先是承天守備太監傅霖與留守李翺等數忿爭
褒善並參奏之　霖乃訐褒善擅用響器鐵鍊驚擾
陵寢褒善遂得罪二十五年三月謫巡按御史包節

永戍邊衛時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横恣甚節至欲縄之而語洩斌懼思有以中之於是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遶使撤去而詭稱節麾出之鍾祥縣民王憲等知節與斌有隙訐姦豪周章等謂斌黨庇節收章驗問欲以持斌斌随劾節謁陵遅慢當進膳不行旁立大不敬又受豪民訟凌辱守臣重刑周章斃於杖下奏已發而節始奏斌前事上怒節抵飾逮下法司問法司坐節謫戍有旨令永戍邊衛逃則殺之三十一年十二月廷杖光禄寺少卿馬從謙從謙以内官監

太監杜泰乾沒内帑銀巨萬疏發其奸泰亦奏從謙
盜用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事下鎮撫司言二臣
均屬有罪所引誹謗事茫無的據上竟怒從謙誹謗
廷杖之從謙遂死杖下三十六年三月掌錦衣衛事
都督陸炳劾奏司禮監太監李彬侵盜帝真工所物
料及内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于黒山
僭擬山陵大不道宜置諸法上命逮問論斬沒入其
貲銀凡四十萬有奇金珠珍寶無算四十年十月直
隷廵按御史黄紀劾黄花鎮守備紀揚貪殘不法且

言本鎮既有兵備又有叅將等官太監似為虛設請
并裁之上詔逮楊員缺不必更補已而楊捕至亦訐
紀索賄不得挾私妄奏上命并逮紀面質調為大理
寺評事四十四年二月供用庫內官暨盛等以侵盜
香料十八萬餘斤為少監何進所發詔下盛等獄命
給事中張岳御史董堯封查覈具得其侵盜狀因言
該庫錢糧宜照光祿寺例付巡視十庫科道官每年
一查已法司當盛等俱盜內府財物律詔如擬五月
內官監太監趙楹下獄論死初湖廣黃崗縣奸民胡

大順黄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宫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田籍至是大順希進用乃僞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得之鸞筆且言吕仙授大丹三九用黒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鍜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玉玄随妖人何廷玉因方士藍田玉羅萬象通樞獻之時此三人者方幸于上上覽其書藥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来田玉等遂詐為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問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来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我問

妄喚他至今大順仍可用否階言水銀非可服食田
玉等妄自傳喚罪惡尤重乞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
乃詔錦衣衛逮大順等問狀下法司從重擬罪楹具
疏爲大順等申觧上大怒下司禮監拷訊執付法司
與大順等俱論斬楹竟死獄中按馬從謙包節史褒
善黃紀皆力排九閽之虎豹遭其反噬而從謙蒙難
特酷紀雖左調然其言既行懲罪有餘快矣李彬趙
楹之獄足令羣奸褫魄明日月而威雷霆非聖神之
主疇克有是乎

二后喪祔

孝絜皇后陳氏元城人也父萬言爲邑諸生嘉靖元年八月后膺簡入宮而萬言爲鴻臚卿尋陞中軍都督府同知賜第于西安門外命工部爲之修葺工部言其地逼近宸居高廣踰制宜裁其半萬言佯具䟽辭且言丈量規畫皆營繕司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主之上怒逮寬璘下詔獄已而萬言再䟽爲請乃釋之九月册立皇后明年萬言封泰和伯子紹祖爲尚寳司丞而翟璘復以他事謫外四年七月萬言許奏

元城知縣張好古逮繫坐降調時萬言恃后寵驕橫
甚然后既正位久未有儲嗣又頗以妬聞上寖不悅
后矣七年九月后有疾萬言疏乞容妻冀氏入宮省
視上不許越十月庚子后崩禮部上喪祭禮儀上疑
其過隆令更議部臣具累朝舊儀斟酌以請上裁定
示閣臣云聞喪次日百官素服於思善門橋南哭臨
又次日亦如之第四日成服百官服喪服入臨三日
止朕冠黑翼善冠素服犀帶視朝一十二日盡杖期
以日易月之意一十二日前後共二十七日俱西角

門視朝服淺色衣百官於成服之日素冠服行奉慰
禮自二十七日後黑冠素服角帶朝參閣臣張璁等
言上服制宜素服絰帶十二日其後乃黑冠犀帶前
後二十七日俱御西角門視朝朝之日百官皆素服
絰帶二十七日以後乃素服角帶上意既允已復有
旨曰朕當黑冠素服降之九日而釋可矣璁等奏曰
大行皇后喪禮皇上以皇太后在上欲為降殺非薄
恩也臣竊謂夫婦之倫參三綱而立人君為綱常之
主言動尤不可不慎按記曰天子與后猶父與母也

為天王服斬衰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母之義也左
傳昭公十五年六月周景王太子壽卒八月后崩叔
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葢古禮父爲子夫
爲妻皆服報服也後世夫爲妻始制爲齊衰杖期夫
喪服自朞以下諸侯絶然特爲旁朞言若妻之喪本
自三年報服殺爲朞年則未嘗絶者也今古制不可
復皇上爲后服朞以日易月葢十二日臣子爲君母
服三年以日易月葢二十七日較諸古禮已至殺也
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臣愚謂皇上宜服朞十二日

宜容臣子素冠服經二十七日不然則恩紀不明典禮有乖臣職在輔導不敢陥君父有過之地謹昧死言上不聽時禮臣方獻夫亦疏如璁言且引仁孝皇后崩文皇帝衰服後仍服白衣冠數月以証之上曰文皇后喪禮與今大異其時上無聖母下有東宮從重盡制或為所宜卿獻夫是昔議禮之臣他人引程子之言曾辯其非豈今日以周景王事強為固執其遵朕欽定儀制行之詹事霍韜奏曰禮有經有權禮云夫為妻服朞此萬世之經也因禮之變酌義之中

則謂之椎皇后配陛下共事天地承祖宗者也陛下爲之服焉爲天地祖宗之故也然限於陰陽內外之辨則有不得盡致其情者矣今百官遭妻喪無服喪溢事者謂內而不外陰不可以當陽也至於陛下何獨不然聖諭云素服十日做輟朝之義臣則曰爲皇后服禮也然行之內廷可也若履當陽之位行中宮之服或不可也百官爲皇后服衰爲其母儀天下也然上壓於陛下則有不得盡致其禮者矣古禮父在爲母杖不上於堂尊父也至於朝廷何獨不然臣請

陛下玄冠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即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入左掖門則烏帽玄衣杖不上堂之義也退入公署及居私室仍素服白帽二十七日而除子為母之義也若陛下於二十七日俱御角門則混而無辨臣下素服朝於中門則瀆而不敬皆非時義之宜也此於古禮所未有然可以義裁者惟陛下采擇上曰喪服禮制朕已两定儀注下禮部遵行今霍韜所奏斟酌時宜當從所擬不厭數易朕於十五日常服在奉天門視朝百官淺色衣朝叅退仍如制服二十

七日而除是月乙丑命建陵於禨兒峪工部言發引在邇雖奉旨權創饗殿但淺率不稱請以禨兒峪北舊行殿權安其中上不從閏十月庚午冊謚大行皇后曰悼靈壬午禮部上發引儀注上更定多從裁損如百官哭臨及禁屠徹樂當於發引三日之前梓宮出當於端門行辭祖禮從中門出時哭臨既止一日辭祖復從翼免而梓宮命出左王門於是禮科都給事中王汝梅等疏言皇后正位七載儷體至尊生以禮歸歿不以禮葬非所以重大倫為萬世法請更議之

上曰后尊則帝益尊朕豈不知第有所壓不得不已酌裁制耳給事中徐景嵩又言哭臨辭祖之禮不敢強請惟梓宮出門臣民觀瞻所繫王門之議臣心實不敢安詔如前旨遂以是月己丑發引而陵工未畢迄次年三月朔乃克葬焉禮成從部議奉主祔於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側至十五年九月議遷奉慈殿三后神主於陵殿廷從尚書夏言議改謚曰孝潔而遷主于奉先殿西室云孝潔皇后崩之歲以十一月冊立順妃張氏為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有旨廢

皇后張氏而是月壬子册立德嬪方氏為皇后后有盛眷父銳封安平伯已復進為侯二十一年十月丁酉宮婢楊金英等謀弒上伺上寢熟以繩縊之幾絕有張金蓮者走告后后奔救上乃免諸謀逆者皆伏誅而端妃曹氏與焉時妃方有寵於上宮闈籍籍謂后實誣陷之然上不疑也自是上深德后而眷益盛矣故銳卒而其子承裕復世為伯二十六年十一月乙未后崩上悼甚諭禮部以元后禮喪之禮部上喪禮儀注自成服日為始上黑冠素服十日十日後易

淺色服俱西角門視朝百官十日內俱布幘素服絰
帶朝參十日後烏紗帽黑角帶素服通前二十七日
後上常服奉天門視朝百官仍淺色衣俟梓宮發引
乃如常詔如擬其禮視孝潔皇后加隆焉乙巳禮部
請慎選陵地擇吉發引詔陵地不必擇預造已久蓋
即曩所建壽宮也仍命并啓安儀各具以聞十二月
戊辰册謚大行皇后曰孝烈先是孝潔皇后謚册正
副使以節册授內侍官詣几筵至是命正副使入殿
不許內侍代太常讀册百官侍班行四拜禮乃退云

二十七年二月癸丑上定陵名曰永陵禮部議上孝潔皇后啓安禮有旨報罷乙丑修齋薦于永禧宫廷臣分日序進行禮而豐潤伯曹松南京禮部尚書王學夔以入臨至上謂梓宫未發仍命縗經供事四月己巳禮部具發引儀以請上覽之曰梓宫由中道行虞祭如禮制用九祭者孝潔皇后崩時上避慈宫且别有謂今孝烈皇后功德俱踰非朕私嬖也安玄宫當居左他日即配享廟庭既而以葬期太逼命再擇日具儀又命梓宫居中之右虚其左於是部臣復上

儀注上改肅殿曰行享殿餘如擬六月甲申樺宮發
引丙戌葬永陵己丑還主奉安于坤寧宮初部臣按
故事請安主于奉先殿東室上諭輔臣嚴嵩等曰后
神主還京朕欲于坤寧宮正寢奉安卿等與卿案議
之於是禮部具儀欲候虞祭禮成諏日告廟舉坤寧
奉安禮上覽疏曰所擬未合朕意所以暫奉于宮者
俟期年行祔廟禮豈以坤寧可久安耶十一月部臣
復請權祔主奉先殿歲時享獻上謂后主宜即祔太
廟命輔臣及禮部詳議嵩等具言升祔位設宜于太

廟東皇妣睿皇后之次後寢安主則設幄於憲廟皇
祖妣之右以從祔於祖姑之義上曰祔禮至重豈可
權就夫后固非帝而乃配者自有一廟之序安有享
從此而藏從彼之理不可蹈前邪為奸欺計也其遵
祖制奉祧仁宗祔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亂禮嵩又
言君父在上迺遷之禮臣等不敢遽言仁宗在他日
所必祧此時舉行事體所繫甚重須集衆論之公且
陰不可當陽位更須議處已復奉密諭卿謂陰不可
當陽位則不必祔祖姑之側即祔皇妣之側可矣二

十八年十一月上乃諭禮部藏主于慈孝獻皇后之側每遇享居本次止設位儀品祝不必及遂以是月甲申奉主祔于太廟然上意終不慊也二十九年十月上復諭禮部曰奉先殿未設后位爾等執泥弄文視朕猶閏位焉其從正歸一議聞禮部尚書徐階會廷臣議言孝烈后位未設誠于禮未備然遽及廟次則臣子之情不惟不敢實不忍也竊謂宜仍其舊時大臣會議惟階傾以祔廟為不可都給事中楊思忠主階議餘無言者上使人覘知狀乃疏入上乃曰

爾等懷貳之心牢至今耶茲非專論后又非子為親
夫為婦也正義止以朕躬論顧無人肯奉議者階與
思忠二人議定以聞即是矣於是階思忠言周建九
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至後兄弟相及則有不能
具六世者國朝廟制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大廟
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則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
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之
心果有未安謹按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禮以義起
九之外亦可加也謂宜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一室

而以其一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可不必祧在皇上無預祧以俟之嫌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一言而止非懷貳耶且禮得其正何嫌豫祧以俟耶其更歸一會奏於是階等復會廷臣議言仁宗為皇上五世之祖以聖躬論仁宗于禮當祧孝烈皇后母儀萬國于禮當祔臣等衆論攸同宜奉祧仁宗升祔孝烈皇后于太廟第九室以明典禮疏入報聞已禮部以忌祭在近請擬上祧祔儀節上猶啣禮官初議牴牾乃曰孝烈皇后所配者入繼之君又非六禮之始

忌日雖不祭亦可部臣愈益惶恐乃言陛下繼天法
祖謨烈佑啓萬世治功超越百王所謂中興大有為
之君孝烈皇后隆德懿行翼贊皇猷弭變宮闈慶流
宗社所謂以聖配聖炳乎相成者也伏睹本朝故事
宣宗章皇帝廟舍恭讓皇后而祔孝恭章皇后憲宗
純皇帝廟舍吳后而祔孝貞純皇后忌日必致祭于
奉先殿故典具存無論先後今日祔廟之禮忌祭之
儀聿容臣等具儀開奏奉祧升祔至期舉行忌祭則
正義明而禮制定矣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本當祔

廟朕屢諭之丞弼示之禮官顧謂今日未宜實俟問
朕神主耳乃命俟吉行事已而上諭輔臣曰昨禮官
及諸臣所云猶孫耳人心全不識天時物以皇兄無
嗣大統屬在朕躬本之天定自爭親爭帝爭祔爭名
三十年矣猶不明至是乎今即不忍祧仁宗且置后
主別廟將來由臣下議處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至傷
情于是閣臣傳諭禮部廷臣無敢復言者乃以十一
月壬寅奉祧仁宗神主甲辰升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第九室云上意銜思忠不解吏部屢以資序擬陞供

不允三十二年科臣表賀正旦首署思忠名上摘表中玄禧申錫一語詰之曰是何文體思忠悚欺不臣久矣令逮于午門外杖之百黜為民隆慶元年禮官言國家陵葬廟祔之禮自宣宗以前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裕陵則二后同祔葬茂陵則三后同祔葬若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惟元配始得升祔恭惟孝潔皇后為大行皇帝元配禮應合葬永陵祔享太廟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非元配今宜于大行皇帝發引之先奉孝潔皇后梓宮于永陵與聖母

梓宮同日祔葬孝烈皇后以次列祔及大行皇帝升祔之時宜請孝潔皇后祔享而移孝烈皇后于他所庶名分正而典禮全上命如議行

冊立分封

嘉靖十八年二月庚子朔冊立元子載壡為皇太子
冊封第二子　為裕王第三子載圳為景王時皇
太子生四年矣貴妃王氏出也是日當午日下有五
色雲見長徑二丈餘形如龍鳳瑞曰卿雲蓋其應在
裕王云十九年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為皇貴妃十二
月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
春各疏言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皇太子出御文華
殿受文武百官賀時上體不豫覽疏怒曰東宮目上

視未愈安得行步且朕疾未平遽欲儲貳臨朝是必
君父不能起者洪先等狂悖不道姑從寛黜為民二
十四年二月上諭禮部舉行皇太子冠讀禮禮部尚
書費寀等具儀上矣巳復言冠禮儀節繁多東宮未
易盡習考之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
大明集禮參用文成冠禮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
今東宮加冠似為太早乞暫勑停止先以童服出就
講讀則事為有序而禮不難行上命會閣臣嚴嵩等
議乃疏言東宮幼齡冠禮相應停止習讀亦未便出

閣乞命司禮監選端謹知書內侍伴讀演禮竢求性漸閑儀節日熟然後出閣講讀上命候旨行然上意謂諸臣擅擬甚不懌詰責尚書寀等奪司官俸大學士嚴嵩因言冠讀之諭已下合無稍減繁儀止取成禮上曰冠乃成人禮首太子繼體承命之堊必典禮具備乃可二十五年正月御史周冕以東宮講讀為請上怒謂典禮自上出非他事可得建白責冕輕妄令降雜職極邊用尋降冕雲南通海縣典史二十八年命皇太子演冠禮於臨保室大學士嚴嵩侍禮部

言故事皇太子受賀設座文華殿中今易用黄瓦則
東宫之位似宜避尊上曰位當設文華門之左南向
今侍衛未備已之三月乙酉皇太子行冠禮戊丁亥
皇太子甍上悼甚册謚曰莊敬三十一年正月禮部
尚書徐階等言皇子年十有六選婚講學實惟其時
然必先行册立使名位素定而後冠婚諸禮可以次
及大學士嚴嵩等請允其奏上曰二子各以本禮舉
行冠婚何害今逼君不已謂何令階具儀奏階等覆
言舊例親王冠禮行于奉天門前之東廡婚禮行于

出府之後今若二王同日行禮恐執事人衆不便周
旋請以長幼為先後婚期亦然其婚禮暫於皇城内
行之俟建有府第乃更議疏入上問大學士嵩曰出
府成婚例也豈宜暫舉宫内嵩言往時諸王名位相
等今事則非前比雖册禮未舉倫序昭然諸凡事體
須從慎處上曰二王同體如何又欲分别其俱以三
月行冠禮選婚俟勅行府第即修二所不許違慢三
月癸未朔二王冠禮成上諭閣臣曰二子當先舉習讀
半載正合婚期其示禮臣知之尋命徐階兼東閣大

學士入閣辦事仍掌部事起原任禮部侍郎歐陽德為禮部尚書禮科給事中章适以二王講讀請禮部請從适言上曰此事朕與卿等計令擧行适瀆擾當治何乃借之四月戊午上復諭輔臣嚴嵩曰朕二子出閣事久未見部疏何也於是禮部疏請選宮僚具儀節以欽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吉期上上初許之已復諭曰令又逼夏月熱行幾時不如七月末旬行時掌詹事府事尚書孫承恩自以職在輔養援前古固請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云臣下專政果适不

奉君令卿又些附和未可也七月禮部請如前旨乃
以翰林院編修高拱檢討陳以勤孫世芳林濂充講
讀官二王以八月已已出閣講讀尋遣工部員外郎
樓鎮治景王府第于德安府九月選錦衣衛千户李
銘女順天府民王相女以十一月朔入宮時徐階已
解部事禮部尚書歐陽德等言親王婚禮洪武年間
以父婚子皆行禮禁中將之國而後出外府宣德弘
治間以兄婚弟移出外府既成婚而後之國今二王
婚禮似當行于禁中得旨於各府行禮大學士嵩言

府第淺窄外人易於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若俱出在外臣等再三計之寔有未安上謂嵩搖于外議命舉冊立事嵩言此舉天下臣民久所仰望但今婚期已定乞從臣等所請于宮內成婚其冊立大禮候旨舉行上批答曰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嵩對言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從人衆多情各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慮者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宮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烈后不在至親惟

有二王却俱在外此在聖躬不可不慮者臣等㕘
冊立意盖為此上報曰人無能勝天二子只依本分
待朕處分勿再瀆已而禮部擬上婚禮儀注言會典
所載醮戒之詞有二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一云
往迎爾相用承厥家今奉聖諭朕二子將舉婚禮一
王留京一王封國則承宗承家當自有別伏俟裁定
又會典東宮不出門親王出門然未有定期今宜待
之國前一月行上覽之怒曰既云王禮又何不同苐
速降勑冊立太子任爾輩分别為之時上意愠甚尚

書歐陽德佯為弗省者遂擇日具册立儀以請上以
問大學士嵩嵩對昨御批部疏會舉册立所司豈敢
不遵但此事前奉聖諭候旨處分臣等不敢再瀆上
乃詔部臣曰豈有朝更暮改之理二王一體行禮勿
復違擾於是以次年二月庚戌册裕王妃乙卯册景
王妃二王各受醮戒行親迎禮出就府馬禮部條上
二王婚後一切禮儀上報曰二王講讀于各府書堂
三月中旬行大朝常朝俱免第朔望各入宮拜見生
母王及妃生辰亦入于生母前行禮具皮弁不冕者

重父前也進賀表箋不用刻祀雖不陪一體齋戒正
旦冬至朕御殿受賀次日百官常服于各府行禮免
賀勿行禮七月禮部以萬壽聖節請令二王入宮行
慶賀禮上曰二王非羣臣比姑俟明秋十二月癸酉
朔大學士嵩言臣叨奉密對屢請建立太子聖衷淵
邃久未施行中外顒望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何
以辭其責請及歲首諏吉舉行上曰卿此疏自解是
矣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卿第安心毋怵細邪敢有借
此欺擾者重加以刑自是無復敢言者明年禮部以

聖壽請二王詣乾清宫前行賀禮復詔暫免盖二王自出府後並不獲見上焉三十九年二月原任春坊中允郭希顔疏言往歳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臣不敢言立建請言安儲二王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譏隙易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况于親子乎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天慈為王繾綣但宫府不宜久虚山川若已預待惟聖明蚤斷及時勑王就國周其翼衛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則兄弟相保儲可

得安也自言者倡為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二王與嵩皆疑而不自安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必不疑於王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必不疑於嵩則君相相保儲可得安也上覽疏大怒摘疏中建帝二字命禮科會同科道官集議以聞於是禮科給事中藍璧等奏希顏怨望大逆坐妖言惑衆律上從之詔所在巡按官即時處斬傳首梟示時上春秋高諱言儲嗣二王並居外邸形迹相擬裕王母妃既薨而景王母妃在

上左右又有輿援群邪窺覘旁觀危懼頗有咎大學士嵩者故希顏疏以為言然聖心自有定屬非恒情所能測也是歲十月壬寅上諭嵩景王府成已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何久不舉行嵩等以示所司於是吏部請設王府官僚兵部請設儀衛羣牧典仗官工部請遣官修葺德安府第越明年二月景王之國有旨面朝二辭俱免雖冊立未舉而國本自定羣疑消釋中外人心踴躍稱慶矣

宸章召對

上自龍潛藩邸篤嗜學問比入嗣大統日方釐革弊政覽決章疏而獻皇及聖母尊稱未定曾召大學士楊廷和見于文華殿以大禮事諭之未遑及考文事也嘉靖三年九月始定大禮四年五月建世廟萬幾有餘閒矣是年十一月戊申諭大學士費宏等謂周書無逸與聖祖御註洪範均是治天下之法可撰序刊布宏等請以無逸一篇依御註洪範體式因經分註繕寫成書已復有旨再註尚書伊訓併聖祖洪範

註與近日御註無逸分為三冊共成一書宏等謂洪範九疇雖衍于箕子而其原則出於夏禹又序出聖祖請首御註洪範次伊訓又次無逸上復製洪範章畧一篇命宏等稍加潤色又命將皐陶謨與伊訓無逸等篇通加註釋名曰書經三要五年正月上製詠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同德錄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陛辭上製詩一章書于龍箋賜之以寵其行六月壬子尚書席書以疾請假遣中使臨問賜詩慰之甲子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

一清石珽賈詠入見各加慰諭賜之詩章賜宏詩有云睠茲忠良副倚賴舜臯彷彿康哉賡一清詩有云邇因西陲擾起卿督邊方才兼文與武内外資安攘珽詩有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廷薦入性資特劉方詠詩有云卿本中州俊簡在登台衡朕固亮卿志夙夜懷忠貞次日宏等疏謝上優答焉八月示費宏等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十月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四箴賜宏等宏等疏謝請勅工部與翰林院蓋亭竪碑仍勅

禮部通行國學及府州縣學各摹刻以垂永久上如
議行時詹事桂萼方與宏有隙因言文詞末技不足
煩聖恩徒使宏闞伺意旨竊恩遇以壓群臣上不謂
然也然宏竟為萼與侍郎張璁力攻以去六年六月
上以聽講大學衍義五言古詩并序一首示大學士
楊一清等一清等依韻和進上覽畢賜璽書諭答命
集成一帙名曰翊學詩是歲除夕上製五言律詩一
首示一清諭曰辭殘比省過迓歲比進善一清與輔
臣謝遷張璁翟鑾各和進上於次年正月四日彙書

之名曰輔臣賡和詩集且序其端命一清序于後十
月丁酉上製孔顔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
學聖君子勗哉勿僞出示輔臣十一月上親製顯陵
碑文召見楊一清張璁翟鑾于文華殿諭曰碑文頼
卿等藻潤茲特酬勞賜一清蟒衣麒麟衣各三襲玉
帶一璁麒麟衣玉帶如一清鑾雲鶴衣三襲金花一
一清等各疏謝上手荅曰覽卿等奏稱頌甚過朕深
自愧鑾奏有放勲二字朕尤不敢當云八年二月甲
申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越三月甲辰不

雨上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禮部請刊布中外從之十年三月己丑禮部言皇后出郊親蠶不便上諭大學士張孚敬尚書李時議移之西苑晡時駕幸西苑趣召二臣二臣趨至太液池上使中官操舟渡之入見于舊仁壽宫上曰朕惟農桑重務欲于宫前建土穀壇宫後爲蠶壇以時省觀卿等視其可否二臣趨出視地駕轉昭和殿二臣復命言其方位止當第宫後垣宇宜增飾上曰蠶壇第增一具服殿及小房數間務從省約賜二臣酒飯珍餌二臣復入殿謝

上出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仍命
賡和孚敬請上手書各賜為子孫寶上許之明日二
臣進和賦上手書製賦如所請後數日并裝成帙名
曰詠和錄賜之已復諭孚敬曰君臣不交安成治功
今後凡有所入奏毋拘時而來朕又欲於今秋與卿
等一遊仰遵我聖祖丕訓預與卿等言之八月丁未
上幸西苑時孚敬已致仕去矣召輔臣翟鑾尚書汪
鋐李時侍郎夏言同觀收穫上御幽風亭而諭之曰
我聖祖有訓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

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鑾等對曰自古帝王
身親農事未有如我皇上者眞所謂知稼穡艱難也
上命賜諸臣宴宴畢召鑾時二臣見于無逸殿東室
曰西苑宫室是朕文祖之御近修葺告成宜設位祭
告時曰皇上追慕聖祖益見至孝上曰祭畢宜以宴
落成之文臣三品以上俱令與宴又曰無逸殿之作
雖以勸農亦寓勤學之意亦用宴落成之經筵日講
官俱與仍進講詩七月書無逸各一章卿等具儀以
聞巳乃以九月乙丑祭文祖於西苑仁壽宫祭畢行

落成禮宴羣臣召李時諭曰昨見宴圖尚書王時中
蔣瑤俱列門外還宜坐之於內時對以地狹不能容
上曰皇親可移之殿西時曰俱是國戚上曰親親不
如親賢乃列時中等席於殿內時尋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閣辦事已復幸西苑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左
都御史汪鋐尚書夏言入見上曰陝西饑荒已遣侍
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處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
劉天和河南巡按徐讃因曰陝西初災傷重大近聞
亦少蘇上曰百姓艱難還用賑濟民延天之民也豈

可不赦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衆皆稱其才遂用
龍次日復召諸臣諭曰吏部事重龍去一侍郎豈能
當任朕欲用一人爲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時
對曰廷臣才識短長俱在聖明洞察之下上曰朕豈
能周知朕欲用王時中爲刑部取王憲爲兵部王瓊
爲吏部就令唐龍代瓊鑾等對曰聖見允當已乃改
瓊爲吏部尚書陞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
邊專管賑濟上復曰朕念陜西民多死徙故發銀三
十萬遣官賑之欲令小民速沾實惠龍宜亟往相病

得無規避否吏部勘實有朋比者治罪壬申上御無
逸殿命大學士李時翟鑾坐講時講尚書無逸鑾講
豳風七月武定侯郭勛及九卿大臣俱侍講畢上御
豳風亭賜諸臣宴亭下退而勛等奏謝戊寅侍郎嚴
嵩湛若水進君臣同遊雅詩上命付史館己卯上御
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汪鋐夏言面
諭曰天地百神祀典朕已釐正宗廟之制尚未盡善
父子兄弟同處一堂在禮非宜我太祖初立四親廟
後因合祭天地始用同堂之制今宜復之時等對曰

皇上曾言祀與當正廟制雖更古人廟制卑小今太
廟規制宏偉一旦復古禮恐一日徧祭九廟聖躬太
勞上曰今且言廟制未論行禮言曰古禮恐難復且
廟皆東向上曰盡如古禮固難但大體却須依據異
廟乃各全其尊朕欲不動大殿只用兩廡為之鑾曰
南北地短豈能容都宮寢廟上曰不必如此只行其
義可也時曰不動太廟則寢廟亦不須動上曰三廟
俱不動朕思皇考南面專享世廟之祭而列聖東西
向不得專祀朕心不安時等稽首曰聖諭及此真聖

人大孝之心也言復奏曰太廟兩旁隙地無幾須量地廣狹方可擬議上命即具奏行十月乙酉上幸南城召時鑾鋐言至重華殿諭之曰朕初建雩壇于南城但此地乃遊觀之處非祭天所宜建于圜丘之傍地合古禮卿等相度以聞於是時等同往度地繪圖上之十二月壬寅上御平臺召時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覆本當否時對以所擬招罪與律不合家產入官律只是三條謀反叛逆姦黨大用所犯未應籍沒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天下故臣等只擬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先朝壞政正是姦黨如何不信于天下鑒曰皇上猶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於是盡沒其產十一年九月庚申上以星變召大學士李時等見於文華殿西室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人才上曰過猶不及時張孚敬方以被論去上意謂孚敬也於是時等退而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獄上嘉納之十三年五月上諭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曰江西所進青爵甚佳可為祀天用今雨霽稍爽可與勛鋐言三臣入觀其以酉刻至南宮之重華殿於是上御

重華殿左室召孚敬等入見曰朕嗽疾靜養久不與
卿等相見良用歉焉茲已平復特與卿等一見孚敬
等頓首曰臣等仰瞻天顏不勝慶幸上命至殿中覽
觀祭器孚敬等奏曰伏睹祭器制度精美仰見皇上
事天之誠上命中官以牙邊檀扇分賜五臣曰天氣
炎熱與卿等共涼仍命賜酒饌孚敬等頓首謝既退
復召孚敬及時以黃紙御書宣宗章皇帝御製閱輿
地圖詩白紙御書恭和詩示孚敬等次日孚敬等疏
謝報聞仍命各為賦紀之名之曰奉制紀樂賦上製

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孚敬等集録進呈上從鍭請詔工部刊布十一月辛未上在南郊齋宫製大報歌一章示大學士張孚敬等曰朕草此數言聊見肅將之意卿等可以賛佐戒進之辭和之其歌曰肅群臣而朝趋泰壇兮欽大報以叩穹蒼愧綿才愚質兮懼無以上副恩隆爰肇復泰禋兮兹當四舉愚衷匪直慎始兮圖惟厥終末註云去歲疾来親故承以慎終句於是孚敬等俱恭和上俱留覽十四年正月壬戌朔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侯郭勛尚書汪鋐夏言

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常常宣召大臣不但
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臣賢否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
也着科道官侍待廷試後行之丙子上召大學士李
時見于文華殿時侯郭勛與尚書汪鋐督視太廟工
數爭事上疏相詆上謂時曰勛疏言工上事猶可鋐
疏全是忿詞此何可忍時為營護甚力上曰若不究
竟須留中耳鋐無故舉梁材自代何說非東閣與夏
言爭莊肅謚號此禮部與內閣事於鋐何與乃悻悻
如此時曰大臣議事貴平心和氣如此舉動未免取

議天下後世上曰科道何不彈之時曰不敢上曰此
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勗鉉卿可傳朕意戒飭
之辛巳上復召見大學士李時于文華殿時張孚敬
以疾給假上問孚敬疾云何時以火嗽對上曰孚敬
求靜養非盡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末疾刻日可
愈上曰孚敬閣中專決卿何不與爭時曰機務至重
臣豈敢不爭第孚敬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
亦未嘗不從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莊
肅皇后謚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時曰

孚敬亦是忠愛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拗耳且彼不
愛惜人才所以多怨茲內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貴宏
來何如時遜謝稱善上因問太倉積貯時曰聞頗充
羸由革冗員多上曰此即位詔書所革廼楊廷和之
績廷和殊有才第非輔弼器耳七月乙卯御史曾翀
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聶賢戶部
侍郎張雲刑部侍郎井爲霖大理寺卿掌國子監事
吳惠太常寺卿冼光巡撫井肅僉都御史趙載谷庸
劣宜罷下吏部議覆尚書汪鋐疏稱諸臣賢俱擬留

用上覽之不悅召大學士李時問曰近來言路不開外廷咸咎張孚敬殊不知科道陳奏大段多私今吏部覆些疏亦私耳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才上曰人才亦須有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譽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誠篤上曰第遲鈍耳南京參賛果非所任可召歸同呂柟教習庶吉士又問聶賢何如人時曰無過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洪先俱衰耄宜令致仕聶賢令自陳全體貌耳又問毛縱何如時曰清介第過執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縱亦何瑭趙永之流留之無

用時曰恐公議未允上曰如此則外調之復曰張雲
誠慤其為霖有才趙載何如時曰無過上曰此三人
悉留用又曰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職
可調南京翰林用之翌日俱如所論處分八月庚寅
召大學士費宏李時見於無逸殿東室諭曰今日閒
暇召卿等來庶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出觀殿宇規
制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暇
其後豳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上所題豳風圖
長句西小亭二碑上自製文述創建殿亭之意而自

傚尤切宏奏曰皇考詩及御製詩文憂勤一念實萬世太平之基碑文言敬天卹民親賢講學尤治道至要上曰朕志在卹民即工作亦非得已如四郊七廟奉天奉祖兩宮奉親皆當營建過此即無事時因言遼東事定湖廣賊平天下亦無事上曰遼東本撫臣行事不當以致擾亂宏曰吏部推巡撫內地者只會戶部邊方會兵部恐不得人似宜會九卿推如京堂例上曰善其語吏部著為令宏曰三邊缺總制臣敢舉一人上問為誰宏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

曰鎮虜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上曰守仁徒虛名耳因令宏語吏部推鎮復曰既可用安事推即傳諭行時言遼東須用馬永甚好宏曰永家丁八十餘人甚驍勇善騎射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專在勇上又言西海水神祭于道側非禮令宏等相北口開設祠宏曰上無事不敢與堯舜同上曰堯舜豈朕可及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猶未能盡宏因勸上保養聖躬上曰在清心寡欲宏曰須靜養以凝神聚氣為要上曰神氣充足百體自安宏言黃帝問道廣成亦專

在靜上曰道書中有之但疑聚必有法卿為朕剖析
以聞又諭卹民在用賢宏曰聞上昔與李時評被劾
諸臣甚當上曰朕僅得其略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
朕簡或未當仍須執奏尋賜酒飯出已乃召見尚書
夏言令建祠於北門口湧玉亭後隙地九月己未給
事中薛宗鎧御史曾沖等論劾吏部尚書汪鋐鋐疏
詆宗鎧等挾私報復上召宏時諭曰鋐被論如此何
顏復立班行二臣以大工秋畢請留之上曰鋐邪佞
詭隨留之無益第言者不已鋐又不肯自陳如國體

何二臣以上意風鉉鋐乃引疾予致仕去十一月以
新建列聖昭穆七廟增設祠官召見尚書夏言于平
臺令不拘資格嚴加考選十五年五月端陽節宴百
官于奉天殿畢上幸西苑預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
尚書夏言候于崇智殿遣中官賚賜艾虎花絛百索
牙扇等物上至勛等致詞謝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
節一以酬山中扈從之勞勛等復頓首謝至水次上
御龍舟召勛等各登舟而行自蕉園迤麗至澄碧亭
復宴于無逸殿稱觴上壽盡歡而罷自是歲後上體

時不豫又數謁陵十八年幸承天即行宫有諭答然
皆非特召至二十年正月元夕幸幽風亭召成國公
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夏言翟鑾尚書嚴嵩觀
燈亦未聞賜對然躬覽章奏手札頻下迄于升遐之
前兩月猶不輟云

大獄

初山西代州崞縣人李福達以妖賊王良謀反事連坐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發山海衛復逃還寓陝西洛川縣倡彌勒佛教煽誘愚民縣民惠庆邵進祿等從之福達用是眥日起誑進祿等言我宜掌教天下今暫歸若等聚衆俟我遂竭眥復還山西進祿等事覺見捕急聚衆爲亂僞授官爵殺傷吏民官兵捕獲供稱李五首謀福達聞之復竄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同府徐溝縣之同戈

事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詭能燒煉和藥往來武定侯郭勛所久之復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復亡入京官司捕得其子大義大禮并繫之福達窘廼自詣獄置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証之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凡三十人具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英如訊成獄矣英既竣事去巡撫副都御史畢昭獨謂福達果張寅仇家誣証之也及其獄

以居民戚廣等為証坐良罪擬發口外為民獄未竟
昭亦以乞侍養去嘉靖五年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
治之傳爰書如前訊勛為貽書錄囑免錄不從竟擬
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于法司於是左都御史
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置重辟而郭勛交通
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得旨福達坐死并沒入其
財產妻子為奴勛令對狀勛具服謝罪上特宥之給
事中程輅劉琦王科鄭自壁張逵南京御史姚鳴鳳
潘壯戚雄等先後劾勛請正其罪勛亦累自訴且以

議禮觸衆怒為言上置不問也是年十月錄與巡撫都御史江潮疏論勛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邵豳及自璧逵復各疏言勛罪惡貫盈乞逮問如律上曰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官逮繫來京問六年正月福達等逮至詔會三法司於京畿道問戒毋徇私酷拷三月癸卯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奉詔于午門外會訊時告者薛良衆證李景全韓良相石廷舉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而證中有戚廣乃巡撫畢昭所引以證薛良之誣者訊之則曰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

順壽等以其詞上上怒曰順壽等徇情偏護豈朕欽
恤慎刑之意且畢昭先勘良誣今又勘實何也俟齋
祀畢朕將親鞫于廷大學士楊一清言君主要臣主
詳令案牘具明詞証咸在第令諸司虛心鞫審則真
情自得何至勞黼扆之尊親獄訟之事上乃已仍屬
勘官會廷臣訊之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
擬死不枉上怒黜為民順壽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
指為疑獄上切責順壽等令戴罪辦事仍械繫馬錄
下鎮撫司掠治御史蕭一中請以錄付有司太僕寺

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亦訟錄非辜上皆令逮繫之於是順壽等復更議出福達獨竄薛良抵罪而不及錄上怒益甚遂并逮順壽等下獄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雜治之萼等搜馬錄篋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八紙上之詠書別有所囑英等頗及福達事上責詠對狀詠引罪得旨令致仕而逮問仲賢等英書詞連及侍

郎孟春春亦并逮馬䕫等又上言薛良始誣張寅業已得白而馬錄以按郡至郭勛為之救解錄素憾勛乃窮治寅事指為福逹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仕㦤佐成之今考其年歲名字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泰等黨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臣等訊泰琦仕佐使錄殺人罪實難貸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右評事杜鸞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皆誣織成獄而給事中張逵御史高世魁同聲嫁禍郎中司馬相增減文卷誣上行私此數人

締黨求勝内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恣意橫行殆非一日請大奮乾剛以彰國法上以為然乃詔逮科等并訊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戚雄于獄學等既已廷鞫乃言于上曰臣等奉詔欽明大獄具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滿籍匠户僑居徐溝嘗出錢貸薛良良素無賴欲殺寅以逋債因妄指寅為崞縣逆黨李福達密囑寅父子怨家周儀石文舉等誣証入寅罪後儀等懼罪吐實良罪發口外為民獄已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久不聞里中信耗抵武

定侯郭勛求解爲致書御史馬錄錄故怨勛欲乘機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本謀以惑亂朝聽而一時奸黨甘心于勛寅者籍起矣以天之道頼陛下仁明具得其情各犯請坐罪如律有旨各犯朋謀害人釀成大獄薛良誣告論死石文舉等誣証布政使令陛都御史李瓚按察使令陛大理少卿徐文華阿附巡按御史殺人婿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瓊抉私彈劾亦發戍邊衛給事中王科張逵秦祐沈漢鄭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尚

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劄各褫職閒住知州杜蕙胡偉下巡按御史勘問巡撫畢昭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役馬錄故入人罪死未決擬徒上以所擬為輕下法司欲坐以姦黨律萼等言錄罪未至死宜發烟瘴地面永戍大學士楊一清亦以為言上不得已從之已諸臣出差逮捕至者

給事中常泰員外郎劉仕發戍邊寺副杜鸞御史[illegible]
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原任刑部員外郎今陞
僉事司馬相俱為民僉都御史張潤原任御史今陞
太僕少卿張英南京御史潘壯戚雄俱閒住南京御
史吳彥疏乞宥顧壽等失入之罪上怒令謫彥外任
按是獄初起時郭勛奉旨詰問已具服謝罪矣及在
廷諸臣攻之益急勛遂力圖反噬且以議禮觸衆怒
為詞於是議禮三臣亦力左右之而爰書改皂白混
爲馬録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乃李瑋徐文華以

殺人媚人劉琦盧瓊程啓充以挾私彈劾各戍邊衞輕重惟意髙下在手一何舛也先是吏部郎中彭澤大計謫外璁爲澤訟寃言文華瓊啓充皆以大禮事合謀傾澤次且及璁璁之欲甘心於三臣也匪今日矣琦琦之戍所謂殃及池魚乎讀實録所爲璁傳則口奉詔鞫勘重獄獨違衆議脫張寅之死葢江陵當國專總裁之柄曲䕶永嘉遂顛倒是非至此百世而下誰當能辨之者

張延齡獄

嘉靖十二年十月逮建昌侯張延齡下詔獄論死革昌國公張鶴齡爵降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帶俸閒住鶴齡延齡者昭聖皇太后弟也在先朝憑寵驕縱而延齡特甚嘉靖二年延齡以强占人地土爲給事中張原所糾自是亦稍稍斂戢鶴齡雖以定策功進爵然謙退自保絕不敢與邵蔣並亦無有疵摘之者正德中日者曹祖有子鼎爲延齡家奴祖因以星命被親狎鼎嘗語同儕馬景等謂其父通六甲六丁神

術觝後使鬼丁景等等祕信之後祖父子不相觝而景等亦厭祖諸於延齡逐之祖忿怨挾奏延齡與其子嵒及景等陰謀不軌詔逮祖下刑部獄嵒等下錦衣衛獄嵒等下東廠獄有旨將會多官廷鞫而祖仰藥死提獄主事陳觝巡風主事曹春皆得罪獄亦因以解盖正德十年九月事也延齡尋囑天文生董昶為草奏求進爵不允然驕横如故嘉靖初都督張鋭太監谷大用等伏法沒產延齡攘其便美者抑價買之為山池臺榭僭侈踰制又以婢竊金施僧執僧與婢

杖之死奴畜指揮司聰委之行錢聰覓延齡五百金
被索急遂謀於昶子至拾曹祖所奏事將許延齡至
陰以奏草示延齡邀其賄延齡遂遣人執聰發篋得
奏牘榜聰死令聰子昇焚其屍乃折券優遇之昇噤
不敢言然常忿詈至至遂拾聰前牘奏之事下刑部
尚書聶賢逮延齡並諸奴勘結言其擅買田宅及杖
死司聰婢僧事皆有証其云陰謀不軌歲遠無左驗
延齡係應議親臣請上裁之上怒曰凡誅逆者只論
謀與不謀豈論成否耶賢等黨比欺罔令戴罪其曹

祖服毒死想當時有主使容縱之者宜追論以開賢
等懼廼具獄上謂司聰以絞死曹祖及昺為妖言與
景等私相傳語誅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証而僭侈
凶殘罪應論死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
難辭前任尚書張子麟侍郎張論楊茂元郎中祝濬
主事王言陳能曹春等皆宜追問奏上上曰延齡犯
在十惡宜從重典其弟告變人亡無從質証今但以多
殺無辜僭恣不法之罪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
爵張子麟等逮赴京治罪賢奪俸一年已而子麟等逮

至俱令革職為民時大學士張孚敬為延齡求解不
能得上因其乞休諭之曰卿求去或因大同事者又
或以今日之事為難處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為昭
聖太后恐君上失德此皆不足慮孚敬跪對曰延齡
事臣之心天日可鑒如眞得其情豈不願正國法正
慮萬一非真未免於聖德有累耳已而南京兵部主
事劉世龍以南太廟災上封事一請杜謟諛以正風
俗一請廣容納以開言路其一則言張延齡憑寵為
非罪固難貸然一旦置之重辟何以慰孝宗昔日寵

待之意安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上責其訕上庇逆
令械繫來京黜為民始延齡之下獄也提獄主事
沈椿以戚畹故不令入重獄置之別所後代者孟寬
假之聽其家奴出入扶侍因私通親知往來置酒讙
諧為樂至是主事羅虞臣有鄉人陳邦憲者亦坐死
繫獄虞臣置之延齡所相得甚歡而罪繫邊將郤永
宋贇王祿亦常與延齡讌聚祿因稱貸延齡八百金
延齡嘗書聖學心法一幅而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
于其端有奸徒劉東山以它事坐繫恨虞臣答已欲

報之遂摭奏廷齡前事謂逆惡訕謗賄結邊官爲外援其妻崔氏動引宮闈爲主令子姪奴屬多通賄賂以希脫罪而虜臣實黨之又有劉琦者亦訐奏廷齡陰附權閹傳遞宮禁金幣暗結邊官賂遺真人邵元節等事俱下詔獄二疏所株累凡百餘人上切責尚書唐龍等令戴罪聽處分先後提獄王事沈椿等三十六人見在者逮問陞外及出差者巡按御史執赴京并訊已而錦衣衛訊上言東山琦所奏多誣罔下都察院擬罪於是都御史王廷相等擬上延齡永繫

等俱仍原擬繫獄主事沈椿等贖杖還職東山發配
琦發遣邊衛得旨如擬延齡雖在繫其諸子宗儉宗
説等席故貲富甲都下諸奸人及家奴利其所有率
撫危言恐嚇之索賄不遂則首諸官十六年十二月
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搆及中官戚里鶴齡自
南京逮赴詔獄瘐死獄中明雲鶴以誣奏遣戍而言
者猶接踵未已劉東山既發配逃歸京師巡視東城
御史陳讓檄兵馬錢珊捕獲之東山遂許奏延齡夫
妻父子魘魅呪咀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誣併讓珊連

搆之仍取張氏奴陳文紳奏詞一紙連封以進詞連
大學士張孚敬遂安伯陳鏸西寧侯宋良臣京山侯
崔元太監麥福等所蔓引凡數十人章下錦衣衛訊
鞫時孚敬已致仕矣錦衣衛以為請上曰延齡事與
孚敬無與勿問於是錦衣衛指揮使王佐力為推鞫
言東山等所奏皆無實不足聽法司唐龍王廷相屠
僑等如佐言讞上因言延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
子姪驕溢欽怨致奸宄覬延財物紛紛告訐動輒指
斥乘輿干犯宮禁於國體實多所損乞將延齡早賜

處決上命釋鏸等照舊管事讓珊贖杖還職東山枷
號發戍延齡仍禁錮候決宗儉宗說等調發南京畫
沒所賜產東山竟荷校死二十五年延齡死西市按
孱小之構延獄者三矣實伺間抵隙索賄賈禍以張
孚敬之寵眷於廷臣無二猶肆然株連之自非聖明
獨斷則其禍蔓延豈有極哉蓋霍韜之言曰陛下之
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
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恐給役左右之人不逆
聖意妄生離間或以彌文小節構兩宮之隙不可不

早慮而預防之㫖其言在大禮将定之先諂之見早

矣

甘州兵變

嘉靖元年正月陜西甘州等五衛軍亂殺廵撫副都御史許銘銘與總兵李隆為同里人銘性矜嚴於隆無所假借又多裁革其占役諸弊隆心恨之及散月糧銘令給與時直隆積有米麥不得冐厚利益恨銘因客令指揮楊淮喉諸部卒詣銘告增糧價銘掠治為首者二人隆欲藉此陷銘遂令諸部卒各備鮮明衣鎧具三日糒待操再以增糧價請須劄隊毋還城不聽者殺之詰旦銘與隆及守備太監董文忠俱至

公議府隆陰使人約諸部卒今日告必不聽毋散衆
益縱恣圍繞不解薄暮遂焚大門入搵銘出亂敺之
死焚其屍毁銘所居公署盡掠其衣物銘家屬走匿
文忠所得免諸卒復大掠城中刼庫釋囚迫脅文忠
以銘尅糧激變疏聞于朝兵部言隆與文忠不能協
心計處預折宂謀一旦有急廼揚言勸諭乘機嫁禍
及副總兵李義畏縮坐視俱當治罪得旨西事未寧
隆文忠等姑令戴罪領職倡亂諸悪廵按御史驗實
擬罪以聞銘贈右都御史給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

使使衛其家屬還鄉陞陝西按察使耿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隆既被旨詰責乃復殺士卒無罪者四人名為首惡覬自解已而御史史梧等南科給事中曽論等交章劾隆實主謀戕害撫臣宜坐重典陝西巡按御史喻茂堅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支永助逆罪上命褫隆職逮來京問以右都督徐謙代之逮永下吏命巡按御史速勘以聞其官軍隨從原無助逆者勿問隆既逮至法司會官廷鞫隆不服上以獄情重大命大理寺卿鄭岳錦衣衛都指揮使王佐往勘之

復從給事中劉濟言發隆往甘州質對是時虜酋亦
卜剌住牧西海數入寇甘凉巡撫耿九疇方儆調防
剿外虜虜患內虜諸悪黨構煽不敢窮捕之也韋獲
粟不老等四五人而已岳等至甘州與總督巡按官
會鞫具得隆謀殺銘及粟不老倡亂罪狀擬隆謀殺
人造意律斬粟不老比殺祖父律凌遲同悪楊淮等
各以差論死流放法司覆議得旨李隆造謀鼓衆賊
害撫臣依律處斬粟不老及楊淮等各如所擬治罪
有差

大同兵變

嘉靖三年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
大同兵素獷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
月以糧餉弗給聚衆讙譟欲為亂提督侍郎臧鳳巡
按御史張欽捕得首惡張的祥等䟽請置之法兵部
言宣大糧餉久缺近户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
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
司會議謂頃年主将因循政多姑息不及今重懲之
恐煽亂之風日熾宜如鳳欽言詔戮其為首者五人

餘調極邊哨守是歲　　　䕫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
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趣之叅將賈鑑杖
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
屍走出塞上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
時陳游擊䕫宗招之還鎮已文錦管隊官關山等廉
得其首悪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
都司縱獄囚攻圍文錦文錦聞變踰墻走匿宗室博
陽王所叛卒擁衆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
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革任總兵

朱振于獄逼令為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
縱火殺人衆曰諾脇副總兵時陳為奏乞宥巡按御
史王官以事聞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
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
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
副總兵靳英代時陳各趣令速往仍令團營內外官
選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寄勅行事鐸尋以母
憂乞終制去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為右僉都御史
代之給事中劉祺通政司經歷李繼先兵部主事汪

奏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日處甘肅叛卒之失賞
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
權討除兇逆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大同因疏言文
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愎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
可恨者紀綱廢壞為國家恥為今之計惟在急罷群
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勑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
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卹上俱下其疏于
所司而命昆回部時大同人心稍定屬回虜犯甘肅
方遣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

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晝閉持兵
譟呼代王浚杖都御史蔡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
寬宥逦諸叛卒稱亂狀天祐疏不敢盡言也代王尋
走宣府矣兵部言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誅元惡禍
且日滋宜敕鎮巡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諳練兵務
大臣總制宣大得旨令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
集廷臣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數
亂頻興今若專為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
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為總制率都督槩綱領營

兵三千薊鎭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宣
勅曉諭鎭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
進勦無赦戶部仍遣官賫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内親
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囙當顧慮苐此寇不除則羽翼
愈大將遂不利於國家况此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
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遂舉戶部左侍郎胡瓚
總制上從之詔胡瓚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
恩綱充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撫勦有能擒
首惡者賞銀伍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銀三百兩

陞二級先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覲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容疏叛軍首悪姓名覲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間所見尤宜眞確請勅瓚據名擒捕即行梟示上然之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心動摇乞且留瓚聽其與鎮撫官容圖捕逆而叛卒殺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上責其奏事推延且勅之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相機前進王官協同瓚決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疏言總兵桂勇捕得倡亂軍

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停止重兵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葦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慴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扶死者具上而覲等所報首惡尚未擞論該鎮天祐固未知也上命亟偵實以聞是月庚子都督桂勇千户苗登王紳等奉瓚密擞計擒郭鑑等十一名揭示勑旨斬首梟示隨撫定五堡軍士矣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殘勇家屬擞登紳等家於是瓚

請率兵臨境設法擒雖上切責天祐等令戴罪擒賊
自贖仍令瓚暫駐宣府俟事平即日班師召桂勇還
以朱派代之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氊等四人
瓚等遂班師還京復疏列大同功狀因盛言廷臣運
籌協謀功為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所劾上責
瓚班師不俟命有功人員命俟覈實陞賞三月庚午
天祐復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助逆焦唖雲等三
十四名以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
等依律論罪處决仍刻榜梟示文錦卹典廷臣屢為

言之上皆不許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為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慫慂之傳之四方群小藉口寖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卹庶名分全而紀綱可振上謂洪謨出位妄言降旨切責之

大同再變

嘉靖十二年十月大同軍亂殺總兵李瑾虜自秋渡河屯大同塞外瑾議于天城左孫店等處浚濠塹四十里以遏虜騎督役嚴急瑾素苛刻及茲役興衆益怨是月乙亥夜卒王福勝王保等六七十人鼓噪焚帥府攻瑾殺之因焚鎮署恣虜掠代王聞變奔宣府之西城總督侍郎劉源清總兵郤永巡撫都御史潘倣以其事聞兵部尚書王憲言悍卒習亂戕害主帥此而不誅天討安在宜諭安良善貸其脅從盡捕

諸渠魁置之極刑請以撫剿事宜責諸總鎮俾以便
宜從事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其令劉源清
等隨宜處置務使國法大伸惡逆殄殲毋事姑息因
以都督僉事曾綱代璉促之行俶數上疏爲亂軍丐
宥給事中曾忭等劾之詔褫俶官陞江西參政樊繼
祖爲僉都御史代俶十一月癸卯源清永將至大同
先出榜曉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寛等語五堡
遺孽始自危矣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士民皆來見
請駐兵單騎入撫之源清疑不聽俶督總兵趙鎮僉

事孫允中管糧郎中詹榮遊擊戴濂等捕亂卒杖死十餘人檻諸囚詣軍門允中謁源清請旋師徐圖之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令幸勿以為言源清曰曩胡總督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蹈前轍廼以因屬御史蘇祐拷訊因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實首亂又多株連無辜者源清遣參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比晩城中訛言且屠城逆黨遂夜呼譟為亂殺千戶張欽會允中歸自源清所諭意撫之廼復定源清為書召振疑其不來疏請逮振詔獄

振詣幕府自明因言亂黨就逮且盡可無煩兵不許
振發憤自殺明日兵至城下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
藉五堡遺孽遂相糾集開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
十人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攻四關廂據之晝夜圍
擊亂卒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以為
將永築塞城門決水灌城傚與鎮國將軍俊㰘等諭
止之不聽俊㰘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永因揚言大
同欲奉一王子召虜兵南襲金陵以撼朝廷源清次
聚落驛允中縋城出謁言將士妄殺狀源清曰汝毋

以母妻在圍為賊遊說欲因之名中遂留居懷仁不敢歸源清所設邏卒過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童號而請益師至五萬糧餉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賊尚書王憲以為然號請得旨選聽征官軍萬二千令趙卿任鳳傅鐸譚鋐充左右參將將之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兼副都御史都督僉事江桓充總兵官督領以往轉通倉米十二萬於懷來城令戶部右侍郎張瓚督餉給事中俞朝妥同御史蘇祐紀功已而曾什等言往歲大同兵變桓實總兵異懊

辱國今不可以再辱上責兵部舉用非人令於勲臣
中求之寵復推遂安伯陳鏸宣城伯衛錞靖遠伯王
瑾時上悟大同小變不足煩重兵報曰源清永已有
專責總兵官及錢如京可無往第令趙卿率兵聽源
清調發紀功責巡按御史給事中亦不必遣居數日
淆倣疏言兵變已定源清及永貪功妄殺以激亂之
及令班師亂可遄已源清則深詆倣謂其媚賊取憐
殆非人類時大學士張孚敬力主源清議舉朝助之
惟禮部侍郎顧鼎臣黄綰言用兵之非然不敢疏陳

也官兵圍城久城中樵採路絕叛卒乃撤王府及諸公署民屋爲薪夜縋城撤屋多爲官兵所獲城中大困兵部徼諗上旨乃復下招安令許首惡自首原罪十三年二月諸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來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諾翌日城中人出樵採永悉執之城中人滋懼及源清永令豎招降幟叛卒悉取裂之截其竿時時開門突我兵互有斬獲已復潛勾虜至永出視營陣遇虜伏棄馬易服而遁我兵大敗叛卒遂引虜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顏居

虜衆徘徊不敢進明日攻東南二關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又明日乃驅叛卒爲先鋒急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叛卒不足恃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反刀擊之大詬而去是時虜騎掠朔應諸州源清告急請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虜上不許源清乃百道攻城募窯夫穴城而入卒以毒煙燻之穴中死者相枕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上遣工部員外郎李文芝兵部主事楚書往視其事尋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爲懷叛軍戕殺主將罪不可赦

原非欒城所為亦未敢逆朝廷卻永無謀信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輙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刼囚勾虜抗拒朝廷既說脇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玉石何可得分此地此人皆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忠乎否乎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識事文武大臣使專意備虜計擒渠魁庶免老師費財無何源清亦知事不可為自劾求去上責其避難負託奪職閒住兵部請并罪永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永素著謀勇留之遂改戸部侍郎

張瓚為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代源清仍差給事中常序等往各邊募兵時城中積困敵外攻益急諸叛卒慝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不與同計者闔室戕之人情由是乖剌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相與血盟討賊乃陽令寧持軍校士庶狀詣源清為黃鎮等乞原而陰以榮等謀告巡撫都御史樊繼祖繼祖問計所出寧謂馬昇楊麟為賊所逼非其心且昇威行賊中誠貸其死可令討賊自效弟須捐數千金募死士耳繼祖以其謀告源清乃

檄榮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瓚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入城主事楚書復以上所諭閣臣德音檄示城內於是城中宗室官生耆老迎書入歡聲如雷其夕昇等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單車入城昇麟先後捕斬首惡許蕫等又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瓚至城下令諸路兵退三舍以示無他諸將以次上謁又次日與御史蘇祐自南門入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遵賞格賚有功將士瓚尋還駐宣府悉罷所調兵事聞詔戶部發銀十一萬兩賑濟被害軍民宣府撫臣

以兵衛代王還府代王既還跳言亂孽既除宗室軍民久困請特遣大臣賑撫禮部尚書夏言覆謂大同之變本軍士戕殺主帥罪首當誅以一獄吏治之足矣廼鎮臣奏報張皇輕動大衆戎律不肅遂有洗城之訛使叛卒藉以鼓衆勾虜旅拒王命中外任事諸臣又不能審勢定謀布宣德意乃廣調諸軍攻圍四月耗帑金百餘萬選鋒銳士物故太多而重鎮蓋岌岌矣賴皇上聖明神武不殺德音一播而兇渠授首地方底寧第該城久困嚴圍生靈荼毒功罪未究國

法未伸宜如代王議簡忠亮大臣一員令會同總督撫按官撫定軍民綜核功罪果有俾功僨事之姦責令糾舉以肅國紀又近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抑所在騷然令大同已平請罷召募之令追回詔使第以其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而士氣百倍踴入大學士張孚敬持不欲行上諭之曰大同一事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恥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人皆曰卿獨與言為忌又果然矣大臣謀國貴和卿尚平心熟思之遂降旨

嘉言忠謀召還募軍官給事中常序等下兵部會推
堪遣賑撫者部擬俱不當上意特命侍郎黃綰往先
是南京禮部郎中鄒守益請告極田為吏部尚書汪
鋐所糾且言綰時擿部纂黨同欺蔽罪得旨調綰外
任綰謂孚敬擠之也上疏自理言大同之變孚敬立
主征勦臣議當撫安意見相左以此為孚敬所忌上
竟留綰茲復奉特遣云綰至大同悉用大同人供役
左右城中宗室軍民多遮道訴官軍暴掠無告言叛
軍者綰亦絕不問叛軍事衆心稍安有闗鋮薛源楊

月者爲叛卒使虜至是鍼自虜歸綰執付獄反側子
遂流言籍籍綰大集軍民諭以逆順禍福衆始帖然
又有請招源月歸者綰曰此輩庸奴虜牛馬驅之耳
何能爲中國患自今有逆卒自虜來者邊吏執而僇
之不來則勿索時諸叛卒方挾虜恐愒內地聞綰令
大沮百姓知綰足恃凡前罹叛卒害者始齎至陳牒
綰佯不省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令隨里聚陰覈之刻
期遣捕獲首惡王福勝等若干人有逆黨尚欽者懼
不免操刃鳴金倡亂歷數衕無一應者遂被擒綰復

出未獲首惡郭經等名圖形懸榜捕之自甲申倡亂
及近日究渠惡黨擒獲無遺者遂以其名上論死遣
戍有差綰因疏言源清永貪功僨事之罪賛繼祖祐
書榮及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等乘機撫定之功昇
麟雖為亂兵推戴而從正之志可原儆允中功足贖
罪乞差次其賞罰兵科都給事中曾忭等言大同叛
卒稔惡無上律所謂謀叛非謀殺也今議者由從輕
比於法未盡源清誠有罪第往者宸濠之亂源清為
進賢令倡衆死守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況今非

激變者也書崇越職圖功因機成事亦可量賞瓚繼
祖冐昧掠羨無功可録倣允中觀釁自全降志辱身
得免流竄爲幸何得靦顔朝列疏下兵部覆言永罪
在不赦源清當録纍勞末減倣允中録用非宜瓚繼
祖等功次宜如綰議得旨源清永情犯深重下法司
依律議奏綰奉命勤勞可嘉陞俸一級仍賞銀幣瓚
繼祖祐各賞銀幣有差書崇振寧等各陞級倣允中
復原職致仕昇麟調別衛李瑾量加卹典又以忭等
欺誑奏擾阻亂國是令錦衣衛拷訊已而釋之尋逮

源清永至京問訊獄久不決綰意不能平疏言臣奮身犯難擒獲逆黨議者猶謂臣不盡法以此劾臣又以此發策陰嗾賊臣源清等貪功罔上盜錢穀百萬殺傷無算罪宜首戮詼部科曲為之庇而臣所用以擒首惡如紀振王寧等雖陞三級皆置閒散將何以示勸懲至十五年六月綰以憂去上從部議黜源清為民降永二級令立功贖罪

遼東兵變

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呂經以苛刻失衆心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經檄行清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册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衆益怨之嘉靖十四年九月經巡視遼陽檄將吏並城築圍墻及墩臺將吏希經意督役嚴急諸軍遂大噪羣擁詰經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為經信用時適在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笞之衆益鬨爭趣毆尚德及

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衆軍遂
取繇役籍焚之鳴鐘鼓糾衆毆途人授之械刄盡閉
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于獄欲擁以為主尋
圍苑馬寺搜得經盡裂其衣冠執付都司公署於是
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令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
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
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稔禍怙終官田仍令照舊
管業尚德革職監候聽勘經蒞政多苛偷生畏縮宜
取回別用詔俱如擬時巡按御史曾銑按部金復閫

變已行副總兵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措置為衆不
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
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
故乃參奏尚德等逢迎經失撫字狀而為軍士乞原
疏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戕
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輙為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
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
變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
論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詔下兵部再議以聞兵

部終以訛言為是請即懸榜省諭其開端讀譁者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上從部議尋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韓邦奇為副都御史代經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月糧草價為飾裝具悍卒于蠻兒等狃遼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出獄囚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為經摘發尤恨經遂率衆持梃棓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徵徭役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雷使我築墻種樹耶毀膚拔髮裸而置之

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
公牒并經私篋縱火爇之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
時俱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
夜明日驅經及璘因首揭標環遊五門間孝兒且行
且批其頰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督管糧郎中李欽
旲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賑濟費
帑銀幾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等各疏
言璘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郤永侍郎
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黄宗明言前者遼陽

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嚣然而起
誰復激之此於法不宜復寬貸部覆得旨竟從純等
請遣官校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邦
奇毋行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邦
奇代洛兵部尋請遣大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
庭㭿兼僉都御史以行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
亦為其部卒王經等所因雄以掊尅斂怨經等夜擁
衆入其室盡掠其囊篋執雄與其子勳連頸反縛之
置諸空館閉城門鳴鍾鼓一如廣寧而官校逮吕經

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為天使謀脫經也復謀亂擁經
及官校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
乃出經付官校行銑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縶事號
中未之及也詔行庭楬并勘訪捕大理寺右寺丞林
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為姑息故諸悍卒咸
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都御
史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囚辱之是無朝廷也
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縶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
臣乃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

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校既被因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諱言之上遂怒希元狂率欺罔着降外任遼陽叛卒趙剿兒等聞庭椰將至乃詰廣寧與蠻兒合寨結死罪囚王杲劉向上于獄為流言脅誘城中人為逆謀益急銑寨刺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畧于副總兵李鑑備禦韓承恩等尅期擒捕于是剿兒等四人蠻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銑以事聞且言逆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

雖無素謀終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蠢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勅欽遣大臣案覈其事據實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將領等官悉從重究庶可以正國法肅人心矣得旨首惡既擒不必

查勘庭梛取田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銑等勘上詔剿兒蠻兒王經等俱坐斬即時處決梟示尚德璘永戍極邊革去世襲雄戍邊衛經革職閒住欽旲令歸別用銑待有京鈌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

南京兵變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南京振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初南京兵部尚書張鏊以海警故議選各營精銳以時訓練不足則益以四方趫健名之曰振武營然所團集皆惡少遊手無賴者舊例南京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五錢及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奏減為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每月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時

坤巳召入爲戶部代之者尚書蔡克廉病不視事比
歲大侵米石銀八錢軍中爭求復折色原額總官謂
事宜奏請不許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巳再
旬猶未散給諸軍遂以赴操日鼓噪圍總官第總官
聞變急踰墻出因仆地不能起諸軍競前撲殺之懸
其屍于市痛加殘辱大呼脅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
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若輩但求賞易耳能從
我惟若所欲衆稍定翌日九卿科道官大會於內守
備廳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

自跌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當據此閧奏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柰何求賞乃令人各給銀一兩補減折糧餉衆始散事聞兵部請分別首從行法并議守備官制馭失宜之罪上曰營卒聚衆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情南京户科其詳覈總督官尅減狀以聞守備官姑令戴罪協同李遂撫安軍民仍許便宜行事軍士本當重處念係激變所致令捕治其為首者餘黨勿問於是南京科道官劉行素趙時齊等言

諸軍激變始於馬坤之議減折銀成於黄懋官之查革妻糧而尚書蔡克廉病不任事員外郎方攸躋主事安謙給放失宜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臨淮侯李廷竹兵部尚書張鏊俱屬有罪得旨令坤致仕克廉閒住攸躋謙黜為民綬等令自陳其營軍散練之法內外守備酌議以聞時各軍雖稍定然流言謂朝廷將盡誅各營兵陰相約欲叛入海遂迺與鏊謀託疾閉閤卧給各軍安家小票以安衆心密召坐營官華恩把總張勳等入卧內受計令刺訪首惡得

周山等二十五人掩捕下獄因馳奏請處分兵部議叛軍戕殺大臣迫脅府部當即時斬首梟示上復命三法司會官詳議比謀殺制命使臣律俱斬秋後處决上謂所獲未必果皆為首者令再議間廼止坐首惡三人餘悉以矜疑調發未獲者悉貫之及綬等自陳令鏊致仕廷竹閒住綬降二級徵還鵬舉策勵供職時當事諸臣皆獲譴而亂卒獨坐輕比上意在寬貸廷臣不敢爭也已乃改戶部尚書江東代鏊仍加太子少保東至則言倭患未可逆睹營兵不宜議罷

東於諸軍又多所假借於是刑科左給事中魏元吉言東自蒞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詬率貸軍而罪官下場操演則有賞而無罰致諸軍驕肆或矢射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刼人恬不為怪法紀為之蕩然令倭寇少息諫營軍士宜散隸各衛一體差操庶可解散兇黨然一旦更張必有能彈壓之者殛可保無後患竊聞蘇松副總兵劉顯智勇足任請改調徐廷以顯代之上切責東姑息令其申明法紀嚴加禁治廷着改調而陞顯為署都督僉事代之然未幾而廷

河兵再變矣池河營設在江北乃南京飛揚英武廣武三衛軍餘共三千人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復人給幇丁一名助銀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衛千户吳欽謂幇丁非制請于南京兵部革之衆軍怒逐縛欽于營臺羣毆之東閧亟遣官撫諭許幇丁如故欽始得釋尋捕其首事者九人置於理南京科道官楊銓劉行素等上其事因劾東昏庸謬妄宜罷部覆東宜調用首惡送南京法司究治并追逮其遺漏者幇丁咒

有舊例不必議革上俱從之命東田籍聽用時李遂為兵部左侍郎乃陞遂代東遂既拜命請以把總指揮陳忠沈思學隨行上從部議許之仍另給勅諭俾得便宜行事而劉顯亦請以故所統川兵二千自隨部覆謂兵餉無從取給止令選精銳伍百人往報可初振武營之變遂有戡定功故衆議謂代東者非遂不可然遂知上意在寛貸比至留都不敢以已意有所振刷也則惟請增坐營官家丁厚其餉犒而已然自是而卒無敢譁者蓋亦權宜消弭之一策云

南倭

嘉靖二年六月日本國夷人僧宗設等齎方物入貢泊浙之寧波已而僧瑞佐宋素卿等後至互爭真僞宗設遂殺瑞佐而素卿者故寧波叛民也率其黨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蹂躪寧紹間宗設等奪舟遁擄指揮袁璡以去事聞上切責鎮巡等官令督兵追捕其入貢當否事宜下禮部議報兵科給事中夏言醜夷悠逆沿海無備宜遣風力近臣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閩以及兩廣會同撫臣按視預為區畫

其倭夷應否通貢乞下廷臣集議詔遣户科左給事中劉穆往巳而浙江鎮廵官捕得素卿及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穆至會廵按御史王道鞫之具獄上部覆素卿謀叛中林望等故殺俱論死防禦禦失事官論戍奪俸有差得旨如擬然素卿竟不伏誅也四年五月琉球貢使鄭繩歸國令賫勑轉諭日本國王捕送元惡宗設及佐謀倡亂者虜去官民仍優䘏送歸不者將閉絶貢路徐議征討從廷臣議也繩等未至溺死九年琉球陪臣蔡瀚等來貢日本國王源義晴因

託賚表文乞宥素卿罪歸國并乞新勘合金印復修
貢獻禮部驗其文俱無印篆言夷情叵測宜勅琉球
國王傳諭如前旨然後斟酌奏請自是貢使絕矣十
八年閏七月源義晴復差正副使碩鼎等來貢浙江
鎮巡官以聞上詔所司嚴加譯審果係效順如例起
送仍嚴禁所在居民毋得私相交通以滋禍亂碩鼎
等至京宴賞如例國王王妃及使臣各有加賜碩鼎
等因乞給新勘合及歸素卿等并原留貨物部議謂
夷情譎詐須令悉繳舊勘合迺易以新素卿等罪惡

深重貨物巳經沒入俱不宜許以後貢期定以十年
貢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艘違者阻回詔從之然
所云擒獻元惡歸我掠人者置不問也尋詔所司促
令歸國顧竟以待汛越明年始歸盖每貢則盤旋内
地凡三載云二十三年八月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
違例却之而各夷嗜中國財物延歳餘不肯去巡按
御史高節請治沿海巡視備倭等官故縱之罪部覆
如節言二十六年三月貢使周良等以四船六百人
至欲泊待明春貢期守臣阻之以風為解以流閩

上切責諸司踈玩令巡撫官亟為處分及宋素卿留
否處决一并查奏而是冬海寇犯寧波台州入情恇
擾越明年則貢期已及矣巡撫都御史朱紈為之請
於是良等以二十八年六月至京宴賞有差復加賜
如前初部議夷使非正額者悉罷遣之紈力陳不便
良因自陳貢舟高大勢須五百人中國商船往往匿
海島為寇增一艘者護貢舟也禮部不得已請百人
外量加賞犒且云百人之限勢難遵行請相其貢舟
斟酌之報可是時東南承平久官邪民困瀕海奸商

多駕巨艘出沒夷島中肆為奸利海上寖寖告警朝
議從御史楊九澤請設浙江巡撫兼制福興泉漳四
郡而以紈為之尋以給事中葉鏜御史周亮言改為
巡視紈性精廉勇於任事顧之將畧又狂率喜功有
滿喇伽商艦泊浯嶼與月港奸民私與貿易屬紈方下
令嚴通夷之禁諸奸恩事洩乃率兵逐捕之夷人憤
赳格鬭為我兵所擒紈與參將盧鏜海道副使柯喬
謀不問夷民首從殲其九十六人張首功奏捷而枯
其所繫者二人為佛郎機國王鬧者咲之御史陳九

德劾紈專擅濫殺罪詔罷紈下鏜喬吏遣都給事中杜汝楨即訊之汝楨訊報一如御史言於是鏜喬論死繫獄紈先已仰藥死巡視官罷不復設日本自近年兩貢中經阻回往來內地日久習中國虛實乃諸亡命惡少奸商黠僧又為之指畫嚮導三十一年四月遂駕船百餘艘衆萬餘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攻破黃岩縣流刧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數民間動輒稱倭來相恐喝矣事聞乃改巡撫山東僉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許以便宜

從事以俞大猷湯克寬為分守叅將克寬請募徐邳盜為兵詔從之三十二年二月倭犯温州克寛率舟師破之三月海寇王直糾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自台寧嘉湖以及蘇松淮北濵海數十里羽書狎至是月攻破浙江昌國衛屯據五日四月丙戌浙江把總夏光等破賊于松林港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乍浦所往來平湖海寧境上縱横肆掠凡殺把總一指揮四千户百户七縣丞一所傷官兵無慮數百人竟徜徉奪舟去戊子犯太倉燒燬閘廂公私廬舍癸巳破

上海丁酉攻吳淞江所南匯所俱破之屠掠極慘分
掠江陰庚子掠海州壬寅破浙江臨山衛犯松陽知
縣羅拱辰禦却之賊浮海走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
六十九級甲辰陷福建福寧州桊嶼所五月己酉攻
海鹽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去癸丑復
入上海殺指揮武尚文宋鰲焚官民廬舍及倉廒俱
燬壬戌陷浙江乍浦所流刼奉化寧化等縣參將湯
克寬追圍于獨山民家以火爇之賊半死餘衆奪路
遁于海將倭勢猖獗南兵脆弱遇賊輙望風奔竄大

猷克寬雖間有斬獲而東奔西陷勝負不能相半忬請添設海防副總兵提督金山等處以克寬爲之而出盧鏜于獄爲福建備倭都指揮詔皆從之都給事中王國禎又言廵視之設於諸司黜陟可否一無所與事多掣肘展布爲難乞改忬爲廵撫而應天鳳陽山東遼東廵撫都御史各勑令兼理海防自倭夷入犯真倭無幾大率倭居十三叛民居十七所刼掠皆子女財帛地窮搜窟穴席捲殆盡倭亦厭所欲思歸矣六月倭東遁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沙泊有倭幾三

百人失風舟壞不能去克寬及僉事任環列兵守之日久未克九月復有倭由華亭漴缺登岸流刼金山衛等處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擊之斬首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而南沙倭復出海轉掠上海嘉定等處是月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寨知府董士弘率兵圍擊殲之三十三年二月上海倭犯松江府敗官兵殺縣丞劉東陽巡按御史孫愼疏劾克寬及都指揮梁鳳懦怯不前但伺賊入海則督陸兵登岸則督水兵故與賊相左以觀望塞責宜治罪詔革克

寬鳳職戴罪立功以通泰參將解明道代克寬以盧鏜代鳳三月南直隷續至倭二千餘人自南沙登岸分掠蘇松諸處克寬擊敗之於採淘港斬首百八十級冦復掠民舟入海趨江北薄通泰等城焚掠各鹽塲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俱震大猷督兵勦普陀山倭我軍半登賊突出乘之殺士卒三百餘人四月乙未浙江倭犯嘉興盧鏜等禦之戰於孟宗堰伏發殺官兵百人溺死五百人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遂

陷嘉善盡焚沿河運船辛巳犯海寧壬午揚州衛千
户洪岱等督兵援通州遇賊戰死乙酉浙江倭自嘉
興東掠入海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焉五月進薄
蘇州府大掠於是都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溫景葵等
疏言倭寇逼近留都乞調兵給餉簡總督大臣重其
事權如往年征勦華林麻陽故事上從部議命南京
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
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遣御史溫景葵兵部主
事張四知往山東調民兵一枝及青州等處水陸槍

手共六千人令叅将李逢時許國督赴揚州聽用并懸賞格有能擒斬首悪王直等者授世襲指揮僉事如直等悔罪率衆來降者亦如之已而國楨等言招撫非策且許渠魁以重爵尤非政刑上乃令經一意勦賊賊首不赦惟脅從願降者待之不死時大同虜患亟上復特陞王忬為副都御史巡撫大同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忬七月蘇州倭寇流刼至嘉善趨松江出海俞大猷擊敗之於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之於長礁八月叅将李逢時許國以山東兵至逆

時率兵先進敗倭於新涇橋復追敗之於羅店鎮國
從間道襲賊至裸淘港伏賊伏中兵潰溺死者千人
指揮劉勇等死之事聞逮應天巡撫屠大山等下詔
獄大山黜為民國逢時與總兵解明道俱論死山東
兵尋遣還時刑部主事郭仁請勑令朝鮮宣諭日本
國王部議謂倭奴方得志恣肆非可以言語馴服且
猾夏之罪不懲而綏以撫諭於國體未便朝鮮國近
上表獻俘心存敵愾復令轉行宣諭恐亦非其心矣
上從部議九月倭寇七十餘人犯海門淮揚兵備副

使張景賢擊殲之十月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張經縱賊悞國罪部議言經調兵未至山東兵恃勝致敗非經失律但經本以南京參賛之職節制東呉内外牽掣不便行事乞量改一官專以平寇責成別選一人代其參賛上是之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督軍務十一月倭屯據柘林突犯嘉善嘉興秀水歸安都指揮劉恩至督兵與戰于烏程之窯墩我軍不利賊亦頗有損失復入柘林十二月突犯新市百户賴榮華進薄賊乘勝陷伏中死諸兵奔北嘉善知

縣鄧植弃城走賊遂入縣治屠掠甚慘二十四年正月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掠塘棲新市等處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等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各自為進止採淘港窯墩之戰許國劉恩至又皆以背約銳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苦倭患久恨不旦夕底定遂籍籍以玩寇為經罪矣二月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事請祀海神降德音增水軍差田賦募餘力察賊情遣視師部議謂差田賦恐致擾民遣視師宜行督臣

奬率不必別遣餘皆下督臣酌行會崑山羅閒府丞朱隆禧奏請添設廵視福建都御史并開互市之禁上諭閣臣曰文華隆禧之疏似不同茲奏者今南破北虜豈爲國之道耶祖宗養教恩深豈以怨讟時君忘先聖大德卿等集兵部科臣令盡忠猷以告於是兵部尚書聶豹等震恐請罪言文華之疏臣等已酌其可否題覆隆禧所奏設廵視則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弱皆駁寢之臣惟祖宗制倭絕其朝貢自來不言及市舶意良有謂且浙直所

徵調策應獨恃漳泉之兵若設法樓閩中則人懷自
奮安得藉其力而用之今兵力四集平倭可期而邊
臣矢力奮猷亦足禦虜倘所任不効則請治臣等之
罪疏入得旨此疏有何忠猷之告其更悉心計處以
聞豹等益惶恐上言便宜五事上責其摭拾舊聞塞
責令豹降俸二級侍郎翁溥等奪俸半年詠司官降
調奪俸有差已遂罷豹以總督薊遼都御史楊愽代
之仍切責經令尅期勦賊尋遣文華祭告海神并察
視江南賊情盖文華本謀而輔臣嚴嵩薦之也文華

本嵩私人遂夤緣為上所嚮用旣出憑寵自恣所睚
眦即立摧仆之百司震懾財賄競進比倭寇焚掠尤
甚焉三月蘇松兵備副使任環敗倭於南沙墅四月
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時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
猷遣遊擊白泫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
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鍾富黃維等
俱死文華因急督戰冀以掩敗為功經謂宜待保靖
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竟
不聽文華以此啣經已而保靖永順兵俱至越數日

破倭于江陰又數日川沙窪倭及江陰倭俱出江東
遯五月朔柘林倭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經分
遣盧鏜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
與賊遇于石塘湾大戰敗之賊北走平望大猷以永
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兵邀之賊奔囬王江涇保靖
兵復急擊其後所擒斬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
走死者甚衆餘賊數百奔歸柘林自有倭來東南用
兵未有得志若此者然文華論經畧于湯克寬怯懦
之計玩寇殃民疏巳先數日發矣疏至上以問大學

士嚴嵩嵩對如文華言遂詔逮經及克寬陞應天巡
撫僉都御史周珫為兵部侍郎兼原職代經無何捷
書聞都給事中李用敬給事中閻望雲顧雲路袁世
榮等言經功足贖罪宜令乘勢擣巢以殲醜類若再
易帥恐悞事機請姑召還錦衣使者上覽疏大怒謂
其悪直阻法令各廷杖五十黜為民已而上心疑之
復以問嵩嵩言經實養寇殃民且以大學士階本為
譖又言文華憤經不戰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
賊經聞而繼至文華誠忘身徇國然必藉巡按力宗

憲宜與文華同賞上遣錦衣衛官齎賜文華宗憲銀幣經克寬遠至俱論死經以是冬死西市天下冤之是月癸丑柘林倭焚巢出海東遯乙卯任環及大猷敗賊於陸涇壩文華騰章報捷且攘王江涇之捷為已功然自經被逮所調集兵皆泮渙不用命代經者文庸駑非濟變才即原任總兵何卿沈希儀統川兵至秪坐縻廪餼無尺寸功由是倭患日新諸客兵復為地方所苦東南事愈不可為矣丁巳倭犯常熟殺知縣王鈇鄉官參政錢泮六月庚午犯上虞遂犯會

稽流刼杭州西歷於潛昌化甲戌三丈浦倭駕舟出
海大猷遮擊之沉其舟七艘斬首一百三十餘級丙
子倭犯江陰殺知縣錢錞戊寅環大猷敗倭於鶯豆
湖俘斬百餘人餘奔嘉興辛巳黜珫天寵爲民改南
京戶部右侍郎楊宜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代
珫陞宗憲代天寵時師久無功文華陰委罪二臣以
自解宗憲又素與文華比故有旨謂珫病甚天寵恃
酒廢事特黜之仍勑文華悉心督察命禮部鑄關防
馳賜馬乙酉副使王崇古敗倭於靖江七月乙巳有

逃倭自杭州西掠者沿途傷亡至淳安僅六十餘人
以浙兵追急突入歙縣黄柏源口流刧績溪旌德涇
縣南陵官兵望之輙奔潰蕪湖縣丞陳一道爲賊所
殺賊趨太平府時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太平遣兵
千餘禦之大敗賊引而東犯江寗鎮指揮朱襄戰死
亡卒三百餘人直趨南京犯大安德門其酋衣紅張
蓋沿小安德門往來窺覘趨秣陵岡去是月惟許浦
白茆港諸倭出海大猷督把總劉堂等追擊之於源
江北頗有斬獲文華廼疏言三丈浦源江北之捷請

告廟獻俘并叙諸臣功得陞賞焉八月倭自秣陵閑
過溧水縣縣丞趙珠臣棄城走遂入城安飲民家信
宿乃去已復趨宜興武進抵無錫惠山寺我兵追及
急擊之奔滸墅閑都御史曹邦輔督兵圍之會柘林
賊出海者為風飄旋凡三百餘進據陶宅港邦輔慮
二寇合且為大患乃合兵四面蹙之賊殊死鬪殺太
倉衛指揮張大綱士卒傷亡亦衆時僉事董邦政把
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檄邦政宇以沙兵助勦
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我兵追之盡殲焉初文

華聞賊且癈趣赴蘇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嘶之甚猶謂陶宅寇乃殘孽可剪與宗憲謀簡浙兵精銳者得四千人親將之約邦輔以直隸兵會勦東西並進賊盡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我兵死者千餘人直隸兵陷賊伏中死者亦二百餘人已而浙江兵備副使劉燾督兵五千人攻之官軍見賊即散走燾僅以身免由是賊勢愈熾文華益懟憤疏言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徼倖功捷乞加懲究宜重失文華意亦言邦政雖有斬獲功然實違節制當罪部覆謂二寇多

寡雖殊比量聲勢不宜分難易論令第令邦政戴罪自效俟事平之後乃論賞罰詔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蓋文華與嵩相表裏如此十月陶宅倭夜走周浦屯永定寺中邦輔親督兵分五哨攻之兵潰溺死者數百人而柘林開洋賊亦復回登岸巢于川沙窪於是南京給事中朱文漢等論尚書張時徹侍郎陳洙庸懦不職狀詔令致仕而御史周如斗極言客兵不足用宜停徵兵之令申勅督勵鄉勇亟靖劇寇而羅何卿沈希儀部覆皆從之是月倭二百人自樂

清岐頭登岸流刼黃岩仙居臨海過慈谿餘姚由上虞渡曹娥江犯會稽十一月乙未倭二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鎮海鎮東等衛閩中倭患自此始矣辛丑有倭二千餘人自海洋駕舟先後入川沙窪與舊倭合壬子倭八十餘人自海鹽登岸刼掠為官兵所殲戊午倭五十餘人犯平陽殺指揮祁嵩等又八十餘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溶庚申倭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户丘珍等已復犯福清殺指揮童乾震閏十一月己巳周浦倭悉衆東北奔統領川兵遊擊曹克新邀

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餘級賊遂入川沙窪復與巢賊合諸兵日夕伺擊之賊乃焚巢駕舟出海總兵俞大猷等追之及于老鸛嘴擒斬二百餘賊復奔上海之新場先是給事中孫濬夏栻論文華顛倒功罪欺誕悞國有旨令矢心秉公視師圖效文華既不自安又知賊未易圖有歸志因遂疏言水陸成功江南清晏乞還京供職越數日諸兵潰于嘉定之高橋克新復督兵擊賊酉陽邑梅等兵復潰為賊所乘士卒死者十之四諸軍奪氣比文華乞歸疏至上許之十二月

璟率永順保靖兵追勦新塲倭陷伏中士舍彭翅等與其所部俱死之三十五年正月福建倭流入浙江界欲渡曹娥江官軍殲之山東兵禦倭大敗于四橋時賊勢日熾惟海上間或告捷而客兵太多不受約束川兵皆逆去無一留者總督楊宜袖手無策且懲張經之禍諂奉文華極其卑恱文華雖厭薄之然不慭也文華與宗憲厚亟欲以宗憲代宜既還朝上諭嵩問文華南寇始末文華言曩苦無兵今徵兵四集所苦督撫非人若罷宜以宗憲代之即餘寇可立殄

上深以為然會御史邵惟中劾宜上特詔罷之吏部
尚書李默頗與嵩為異同乃推南京戶部右侍郎王
誥上命陞誥代宜時上深以南寇為憂疑文華前言
不實屢以問嵩文華聞之大懼謀所以自解者稔上
喜告訐乃訐默部試選人策目有云漢武唐憲以英
睿興盛業晚年為任用匪人所敗此語實為謗訕自
臣奉命還京計零寇指日可滅乃督撫非人今復一
敗塗地皆由默恨臣劾逮其同鄉張經思為報復追
臣論劾曹邦輔則嗾給事中孫濬夏栻媒孽臣及宗

憲黨留邦輔延今半年南中之事大壞昨浙直總督
又不推宗憲而用王誥抵塞陛下宵旰之憂何時可
釋上覽疏大怒逮默詔獄論死詔黜宜為民逮邦輔
來京問王誥仍舊職宗憲陞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
史總督軍務尋陞湖廣按察使張景賢為僉都御史
代邦輔邦輔逮至謫戍默竟瘐死獄中未幾而鄭推
文華工部尚書上大悅曰此推甚得人其陞尚書兼
太子太保以賞訐發不臣之功四月倭船二十餘艘
自浙江觀海衛登岸陷慈谿大掠軍民死者數百人

江北倭流劫至金山殺鎮江千户沈宗玉王世官於江中而柘林乍浦等處皆為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大猷邦政擊倭於沈莊斬首三百五十餘級佐擊將軍宗禮帥兵九百與倭萬餘衆戰於崇德三里橋三戰皆捷斬首三百餘級軍威大振會橋隔軍潰禮與鎮撫何衛等俱死之賊遂圍桐鄉於是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奏請簡才望大臣一員督兵應援上從部議勑兵部右侍郎沈良材往嵩揣上疑文華未解慮且見譴令文華自請視師嵩為言江南人引領徯

文華至宜仍遣督察上乃止良材勿行命文華即往
賜勑遣之五月倭自慈谿入海泊魚山洋聽撫賊毛
海峯等助官軍擊之擒斬百八十人先是宗憲奏請
遣使移諭日本國王并招通番商犯既奉俞旨遂以
寧波府生員陳可願蔣洲往及可願還言自定海開
洋至日本五島遇王直毛海峯等言日本國亂島夷
不相統攝須遍諭之乃可杜其入犯我華以窮自絕
實非本心誠貰其前罪得通互市願殺賊自効宗憲
以便宜許之故海峯等遂來附云宗憲復遣使至桐

鄉諭賊首徐海陳東觧圍海聽命歸我俘二百人東不從留攻一日始退屯乍浦二人由是有隙宗憲乃乘間急說下海使爲内應海計擒東及其黨百餘人以獻而自率所部别營梁莊官軍遂抵乍浦用火攻之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奪回被虜男婦七百人餘賊道入海者指揮鄧城引兵追之沉其舟無一人得還時𡨚自黄浦七丫港出海者俞大猷敗之自仙居趍彭溪鎮者盧鏜敗之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賊勢日衰矣

海既聽撫進退未决其部衆無所得食稍稍出營鹵掠至是官兵俱集文華與宗憲謀遂督師直薄賊營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從之海等投火中相枕藉死於是浙直倭寇悉平惟定海舟山倭據險結巢時出刼掠我兵環守之是時客兵悉遣歸而川貴所調麻寮大剌鎮溪桑植等兵始至宗憲乃留防春汛而簡精鋭九百人隸總兵俞大猷會臘月大雪大猷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鋭出戰大敗歸擁柵自固我兵積薪草以棕簑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

級餘悉焚死江南之倭寇盡矣三十六年四月甲午倭犯江北先一舟自如皐登岸凡七十餘人官兵合勢急擊殲之于白蒲鎮庚子倭大至自呂四塲等處登岸凡二千餘人流刼海門壬寅至通州攻城不克分掠如皐泰興復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己酉至揚州數日進犯髙郵復犯如皐至泰州五月癸丑復犯揚州山東徐州兵禦之皆潰賊遂薄新水關攻掠矢及城中已又犯淮安府掠船四十餘艘旋入寳應燬宮民廨舍辛未犯天長都司沃田等禦之敗死賊

遂入縣治復入盱眙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六月淮揚兵備副使于德昌參將劉顯擊倭大敗之賊乃駕舟奔遁自刀門港投洋而去時方遣兵部侍郎江東督山西保定河南等兵赴淮揚防勦捷書聞廼命東還八月倭使僧德陽等至詔遣歸初生員蔣洲與陳可願同往諭日本可願先還洲留諭各島至豐後島為所阻留惟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回被擄人口豐後太守源義鎮遣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請給勘合修貢護送洲還而楊宜前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

者亦行至豐後豐後島遣僧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
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島夷義鎮等不知也宗憲
疏陳其事言豐後有進貢使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
有金印回文而非國王名稱但其進貢還掠真有畏
罪乞恩之意宜量犒其使遣令傳諭國王鈐制各島
縛獻叛人方許請貢部覆如宗憲議止令浙江布政
司移咨風示義鎮等轉諭其王報可迺遣德陽等歸
十一月宗憲誘擒海寇王直等直與王滶葉宗滿謝
和王汝賢皆中國奸商導倭入寇者直徽州人也宗

意與直同鄉欲招之則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之遣蔣洲諭意許直等自新且寛海禁通東夷市直等大喜即傳諭各島島主源義長等裝巨舟遣夷目隨直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時議者競言其不便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覺事中變先遣滶見宗憲問曰吾等奉招而來令兵陳儼然即販鯱小舟無一近島者得無詒我乎宗憲百方諭之終不信乃從其言遣滶出而以指揮夏正為質直與宗滿汝賢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自繫獄待命具以

狀聞請戮直姑准義長等責市永銷海患或曲貸直等死用縶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巡按御史王本固力以為不可而江南人訩訩謂宗憲納夷人金錢數十萬為求通市貸死宗憲聞而大懼追還前疏盡易之言直等死在不赦惟朝廷處分臣等當率兵將殄滅餘黨本固復言諸奸逆意叵測請勅宗憲相機審處永絕禍源於是嚴旨責宗憲擒勦宗憲乃大集兵艦環夷舟守之夷目善妙與謝和等移舟據舟山為固時夷使僧德陽清授尚未歸島德陽居舟山道隆觀

清授居定海七塔寺會直就擒諸夷竟殺指揮夏正
焚道隆觀以德陽去而宗憲亦請用洪武年間故事
發清授于四川禅寺安置　直竟坐梟示宗滿汝賢
發戍邊是冬福建倭犯福州洪塘南臺等處巡撫都
御史阮鶚取布政司庫銀數萬兩及絹數百疋金花
千枝賂之併遺以新造巨舟六艘俾開洋去御史宋
儀望給事中劉祐劾之上大怒命械至京問鶚厚賂
嚴嵩嵩曲護之得罷為民三十七年四月辛巳新倭
大至犯浙江台温福建興泉等府沿海郡邑同時登

岸焚刼丙申倭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刼庫獄殺擄男婦千餘人癸卯攻惠安殺知縣林咸五月戊申入南安甲戌福清倭自海口出港叅將尹鳳等擊之斬獲溺死者甚衆福興倭患由是少息六月丙戌浙西倭寇分掠樂清永嘉等縣指揮劉茂等戰死督兵致仕僉事王德亦死馬時舟山倭阻岑港而守諸軍攻之不能克已復徙巢梅柯於是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私誘王直啓釁御史王本固等亦劾其老師縱寇宜罪上以宗憲去留令在廷集議廷臣議宗憲功多

當切責留用上手答曰逆直罪浮丘富本宗憲用計誘獲小人嫉功會彼奏上玄瑞遍逐有言宗憲仍舊用心平賊以副簡眷蓋謂其方獻白鹿故也十一月柯梅倭駕舟出海泊于福建之浯嶼經年乃遁聽撫賊毛海峯復移衆南奥建屋而居福興潮廣間紛紛以倭警聞矣三十八年三月倭犯象山縣海道副使譚綸督兵敗之四月倭船數百隻轉掠揚州海門等處屯廟灣又有倭二十餘艘泊三沙廣東饒平海豐海陽倭突至者二千餘大掠而去福建新倭大至攻

福寧州不克乃攻福安寧德破之福興漳泉無地非倭矣江北倭趍通州據白蒲鎮副使劉景韶擊殲之再擊印莊倭又殲之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叅將曹克新等禦之大戰于姚家蕩賊敗走姚莊我兵縱火焚之前後斬首百餘級餘衆復保廟灣通政唐順之督兵攻之不克賊閉壘自固伺間乘風開洋遁已而江南三沙倭復由海門登岸犯江北景韶督叅將丘陞等擊敗之于鄧莊追至鍋團陞馬蹶為賊所殺五月宗憲遣總兵劉顯來援遂檄江

北諸兵盡屬顯連戰大敗之賊衆盡殄三十九年二月倭寇六千餘流刼潮州等處尋遁去是歲福建倭寇充斥破永寧城脅指揮王國瑞鍾垍降之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麒知縣李尭卿興泉漳三郡城以外皆爲賊藪倉𢈔縣磬田野蒿萊諸貧民無賴者咸竄入賊中爲之謀主羽翼甚至掠行人發墳塜虜其家觜索贖持牘往来恬不爲怪諸将帥肙功飾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阻風旋者指爲遮擊攻陷城寨從容引去兵備官以尅復爲功上下相蒙遂成故事

先後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之貪縱欺誕
給事中馬出圖等連章論詆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
則由賄嚴氏父子云四十一年八月新倭大至犯福
清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將軍倪祿十一月攻興化
府城陷之殺同知奚世亮據城中凡三閱月又分兵
攻陷壽寧政和是歲宗憲爲給事中陸鳳儀論劾上
令逮宗憲詔獄勒閒住浙直總督遂罷不補四十二
年正月福建巡撫御史游震得具陳失事狀請亟
計處兵食上從部議起丁憂參政譚綸統浙兵千二

百人往以副總兵戚繼光統義烏兵一枝而江西兵一枝則令撫臣自擇良將星馳應援震得尋被論罷陞綸為僉都御史代之二月興化倭結巢崎頭都指揮歐陽深率兵追勦陷伏中死之賊乘勝陷平海衛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率輕舟抄之賊焚舟還屯平海衛四月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餘級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縱所掠男婦三千餘人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頗懈弛謂繼光遠來疲乏不為備繼光即以

是夜部勒諸士卒鷄鳴蓐食晨壓賊壘而衝之賊倉
卒大亂自相蹂踐遂雍獮之無遺者盖此舉為閩中
戰功第一云四十三年繼光復擊仙遊殘倭破之賊
趋同安繼光追至王滄坪又追及於漳浦之蔡丕嶺
斬首千餘級其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會兩廣南贛
撫臣徵調土兵大集急擊之賊掠漁舟入海遇風多
覆溺乃復登岸屯海豐金錫都總兵俞大猷率兵圍
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將遁報故副總兵湯克寬設
伏待之擒斬二千餘人四十四年三月倭犯通州呂

四場官軍禦之賊敗遁轉掠至江南三沙副總兵郭成等迎擊之於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蓋自是倭寇絶矣九月罷浙江寧波府市舶議先是言者欲比廣東事例開市舶以通海夷至是廵撫都御史劉畿言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關防奸民牟利啓釁覆轍具在若復開市舶是開門延寇也户部亦以為然事遂寢

玆編始事於癸巳秋脱稿於丁酉春詞不能工聊存

故實藏之笥篋不敢示人頃命書史覔之則已侵蟫
蠹董未漫滅屬有目眚弗能再加訂正念數載精神
所萃難忍弃捐爰口占數語付諸剞劂之
萬曆己酉夏六月望日鳳翔謹識

北虜

虜自正德中其酋曰小王子居沙漠東偏與朶顏爲隣小王子之子三長阿尒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卜剌弑阿尒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卜剌始也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阿尒倫之子卜赤而阿著子吉囊俺荅諸種中最強出入河套滿官嗔部營俱從之南有哈剌嗔哈連二部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瓦剌世與土魯番爲讐諸虜以河爲界在

河西者曰西虜在河東者曰東虜嘉靖元年七月以
虜駐牧球㕔詔參將唐晃時春各選所部兵五百屯
黃花鎮武定侯郭勛勒營兵待之戒毋得出境啓釁
是秋虜入犯忻州固原等處殺掠甚衆給事中管律
御史黎貫請起用原任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而
改總制侍郎李鉞為甘肅經畧部議謂一清家居日
久一旦起用未免辭奏稽延宜戒鉞竭忠督理冀圖
後效上從之二年正月套虜入沙河堡閏四月亦卜
剌與套虜入掠甘凉等處饟道阻絶甘肅巡撫都御

史陳九疇總兵徐謙請選兵給餉分道進攻鉞謂北
虜方乘虛窺伺而我復專事遠畧恐腹背受敵徒褻
國威宜厲兵秣馬伺賊入犯方行勦殺部議以鉞言
為是上乃命相機慎動務求萬全毋貽邊患八月虜
入界嶺口尋入遼東丁字堡殺備禦都指揮王綱九
月入密雲白厓𠩄三年十一月入延綏永康諸堡十
二月起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
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四年正月西虜寇甘肅總兵
官姜奭敗之八月一清請勦西虜上以啓釁為慮令

状具制勝方畧以聞十一月召一清入内閣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代之憲至則請征勦如一清言上竟不許五年四月虜犯大同復犯宣府總兵朱振都督傅鐸禦却之以捷聞六年二月虜犯宣府叅將王經死之三月復犯宣府叅将關山死之所部卒殺傷殆盡六年八月虜犯寧夏總兵鄭卿等敗之斬首三百餘級七年二月改王憲為南京兵部尚書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瓊代之三月虜犯山西游擊邵定死之六月虜犯大同十月辛丑犯宣府己未犯莊浪十二月

犯大同大掠陽和天城平虜三衛及雲朔二州把總
指揮趙源戰死八年二月虜犯寧夏總兵杭雄率兵
禦之所亡失甚衆匿不以實聞大學士楊一清為上
言之遣給事中李仁往勘具得其狀因論巡撫都御
史翟鵬罪得旨雄逮問鵬奪俸兩月然為雄匿敗狀
者實總制尚書王瓊瓊與張桂厚善故仁疏不敢及
瓊而鵬之得譴亦薄云九年正月虜犯山西五月入
寧夏塞瓊與總兵張鳳上叅將王効功言效于神木
境外斬首虜三十級虜挫衂去會神木縣人薛添祿

請闕言效横挑胡虜匿所亡失不以聞而掩殺非罪
朦朧報功上令撫按官覈實奏報是月從瓊請發銀
十萬兩於寧夏為修邊費而是歲北虜小王子與西
海亦卜剌解仇結親往來延寧境上廵按御史范安
言其事于朝且及守備指揮彭㢘隱匿邊情之罪上
從部議令俟勘報處分然效與㢘卒無恙時諸將帥
皆黷貨掊克掩敗冐功如大同廵撫蔡天祐科罰商
銀巨萬為商人所訐廵明以饋遺宴賞自解而上下
相蒙觀望畏縮則諸邊皆然不特陜西督撫而已十

年三月虜犯大同總兵彭棋稱疾不出千户張鉞陷虜亡卒六千人巡撫都御史王大用以被劾免寧夏巡撫都御史翟鵬與總兵張岳有隙會套虜大入不能禦所亡失無算已復互相訐奏詔各罷之八月改王瓊為吏部尚書陞吏部左侍郎唐龍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瓊瓊在陜右絕無禦虜功屢每入輙得利去惟征勦番夷曾有斬獲而時時請内帑築邊墻廷臣又言全陜災荒邊工宜暫停止會瓊以獻甘露賜金幣遂膺特簡焉九月虜犯陜西遼東十月入

大同塞大掠應朔等處巡按御史張禄以捷聞上從部議遣科臣與巡按御史會勘給事中張潤身言禄扶同奏捷冝令廻避禄復具奏飾辨及給事中王機御史楊冝勘上諸將帥失事狀各治罪而潤身與禄並坐奪俸時論為之不平云十一年三月虜衆十餘萬冦延綏初虜酋小王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冦總制尚書唐龍告急上命侍郎張瓚賫銀轉餉趣往調度選京營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已而龍䟽至頗為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

守勿因循爲目前計虜尋以得利引退乃令京兵劄
回是秋薊鎮渤海所大峪關等處時有零虜窺犯十
一月中虜四五騎抄密雲鎮虜墩殺千户谷壽等百
餘人叅將袁繼勳閉壘不出嗣後虜輙以零騎入寇
昌平懷柔密雲間大被其害事聞逮繼勳等治罪有
差十二年三月虜犯宣府十二月犯寧夏總兵王效
副總兵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是歲虜酋吉
囊等擁衆屯套内窺犯延綏凉固屬諸邊戒嚴不得
間乃突出四五萬騎亂河而濟襲西海虜酋卜兒孩

大破之先是卜兒孩請貢下守臣勘上方畧至是總督尚書唐龍等言其事且言卜兒孩衰敗遠遯西海獲寧然吉囊實兼併西海收其部落大半勢益強時時於河西駐牧患乃在延寧肘腋間矣十三年正月大同叛卒勾虜入寇二月虜犯延綏梁震等敗之七月虜十萬餘騎入自定邊營大掠安定會寧等處由青沙峴出塞總制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首虜三百八十餘級上從部議遣給事中戚賢往勘之具言大虜入邊諸城堡多所殘破然首功可錄於是龍及梁

震王效等各陞賞有差七月改唐龍為刑部尚書起
原任都御史姚鏌代龍十四年六月虜犯大同總兵
魯綱等敗之是冬姚鏌以疏辭忤旨罷命兵部左侍
郎劉天和兼僉都御史代之十五年四月虜犯凉州
復入莊浪總兵姜奭副總兵王輔等敗之六月虜復
駐大同近邊巡撫都御史樊繼祖請兵餉甚亟詔調
延綏遊兵一枝分戍西路仍開納銀入監例輸赴太
同為召買之需未幾虜至參將業宗等將萬餘人遇
虜大潰虜遂入天城陽和宗等皆擁衆不敢出事聞

副總兵李樾等坐逮繫詔獄七月虜入延綏黑河墩等處副總兵白爵等擊敗之十一月復設宣大總制官更名為總督以戸部左侍郎周叙為之宣大巡撫路迎樊繼祖俱令別用起原任大理卿史道為僉都御史代繼祖陞順天府丞郭登庸為僉都御史代迎皆特旨也尋遣給事中錢亮主事韓最體勘山西邊事上盖為之旰食云十二月虜犯寧夏總兵王效等擊敗之捷聞上大悅乃并論延綏之捷陞天和左都御史巡撫都御史張文魁及效等陞賞皆從優厚焉

已而虜復犯延綏入威清清平等堡十六年二月虜犯寧夏犯大同總兵梁震敗之尋又犯甘州大掠三月犯寧夏我兵陷虜伏中所溺傷甚衆事聞降文魁一級調外任效等各降一級戴罪殺賊時虜酋吉囊俺荅勢張甚而邊兵單弱不支陜西總兵任傑謂舊邊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遼濶防守為難惟紅堡寺東南起徐斌水至鳴沙州河岸可百二十里而近欲修築新邊一道撤舊墩軍士守之以省饋餉天和遂上言其事兵科給事中朱隆禧等言河套本中

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邊墻不以黄河為界而河套為虜所據寧夏與山後諸夷為隣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為新邊而賀蘭山為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天和若能為國家深長慮者不宜棄地貧虜上然之切責天和奪俸半年七月虜犯宣府殺參將張國輔八月虜犯大同邊臣告急詔悉發宣大兩鎮兵及延寧遊兵併力截虜選保定漢達官軍赴援十七年五月虜犯大同參將張世忠敗之六月虜犯宣府都督周晃把總韓錦死之八月虜

犯河西十二月虜犯懷安萬全左衛等處殺擄數十人總兵張鎮論死十八年六月虜犯薊鎮入鐵門關陸軸谷窩八月虜犯榆林九月虜犯宣府殺掠人畜萬計十月復犯宣府深入至長梁溝十九年正月虜入大同殺指揮周岐等二十九人二月虜以十三餘騎入宣府指揮僉事王勳易而追之為虜騎所圍參將許國往援之戰敗虜所殺指揮以下官二十五人卒二百人三月虜破延綏清平堡入米脂總兵周尚文駐師青秋原故與虜左副總兵楊信稱病不出虜殺掠

甚慘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去七月虜入平涼敗副總
兵劉慶兵流刼岢嵐石州靜樂等處凡延駐十餘日
時諸邊歲歲中虜所亡失動以千萬計是歲劉天和
言将士敗賊于千虜城斬首二十八級而宣府巡撫
都御史楚書言總兵白爵敗賊于宣城北莊斬首百
六級兵部題覆以為數十年未有之捷也八月虜由
延綏西路定邊營入犯攻固原分兵四掠所殺擄甚
衆諸将皆逗遛自保虜益深入保定撫臣陳講告急
天和慮以失事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牛斗郭卿

等二人會大雨夾旬道海於是總兵魏時督兵分道
邀虜虜始引旋至黑水苑延綏單任總兵周尚文盡
銳攻之斬其酋虜衆奪氣歛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
兵陶希皐復迎擊之于鐵柱泉追奔出塞斬獲頗多
於是天和馳疏告捷言三鎮首功四百四十餘級而
吉囊子為我軍所殲上大悅時天和先已改南京户
部尚書乃特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千户尚文
等及巡撫趙廷瑞等俱優加陞賞内閣本兵並子陞
廕而巡按御史張光祖亦命陞京職先是諸邊奏捷

無有叙及按臣者至奉命勘覈則按臣主之自張光
祖以邊捷獲恩叙諸按臣遂與督撫合為欺誕是年
十二月陜西總督楊守禮以鎮朔堡之捷告二十年
二月復以甘肅莊浪之捷告而巡按御史呂光洵魏
光晃與光祖俱賚銀幣蓋恩紀濫而功罪淆矣六月
命兵部尚書樊繼祖兼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初虜酋
俺荅遣夷使石天爵乃肯切款大同塞求貢大同巡
撫都御史史道及巡按御史譚學各疏言其事上命
會官集議廷臣皆謂不可許而請添設總督大臣臨

邊防勦上從廷議命繼祖往而曳使石天爵令撫按官究明馳奏道既得報遂遣天爵回又陰賂虜令勿蹂躪巳所部於是虜酋俺荅逐越大同塞下石嶺關徑趍太原而南吉囊由平虜衛入馳踐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州盂縣壽陽諸處漸逼真定副總兵丁璋遊擊周宇死之宗室被虜者四人儀賓一人軍民被殺鹵者五萬二千餘人諸所焚掠無算繼祖第與諸將帥堅壁自衛而先後所報首功乃五百餘級給事中龍遂御史傅鎮等言繼祖累疏奏捷蔵張功伐

而巡按御史王逵則曰虜從容出關譚學則曰虜面
未戰繼祖所言事涉虛誑上命紀功科道官勘實具
奏已勘上如遂等言令褫繼祖職道與保定巡撫都
御史陳講黜為民總兵王陞等各降級逮問尋遣侍
郎張漢賑濟山西被虜郡縣而紀功科道官張翼翔
張光祖俱以勘報稽緩紀驗顛倒黜為民已復令奏
捷者不許叙及內閣本兵與巡按御史二十一年二
月虜犯蘭州閏五月虜酋俺答復遣石天爵滿受秃
滿克漢詣大同求貢巡撫都御史龍大有令墩軍誘

納之縛天爵殺受秃等猥言以計擒之事聞上命陞大有兵部右侍郎諸將吏陞職加俸賞銀幣者數十人巡按御史侯度亦陞俸一級而梟天爵及前夷使乃肯切於市總督侍郎翟鵬知虜且大入乞調兵給餉甚亟上怒其舉動倉皇怠事負託令褫職閑住總督官罷勿設六月虜由大同左衛雙山墩入寇屯朔州廣武越鴈門關趨大原諸將卒無一禦之者虜遂南下沁汾襄垣長子等州縣已復由忻崞代州移營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約副總兵𠫊堂等襲之至

陸支村遇虜堂等悉引避世忠督兵力戰虜圍之數
重自巳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户
張宣張臣俱死虜𨓏從鴈門故道去虜兹入也往還
踰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十餘萬人牛羊十
倍之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屠戮慘
甚盖以石天爵為詞云事聞猶以斬首三百餘級為
解大有及山西巡撫劉臬坐戍邊宣府巡撫楚書坐
罷黜總兵李蓁等論死贈世忠右都督立祠祀之以
宣臣配兵部言邊事方殷宜選大臣忠誠有將畧者

令之總督上復令翟鵬往鵬至則屢請募軍養馬費
上趣戶部與之仍責侍郎王暐等延緩奪其俸已而
戶部言宣大三關動稱乏餉自去歳九月至今春已
發去客兵銀一百四十七萬兩有奇主兵米二十五
萬石盖邊費之不訾如此時上方極意憂邊出京兵
帑內藏每有請輒應顧虜氛熾甚東西馳騖將士既
疲於奔命而積弱習怯驅之不前往往恣虜深入伺
既去則掠其一二惰歸者以告捷甚則殺降拾屍展
轉攙賣諸督撫亦姑聽之覬用徼恩逃譴於是戎律

日弛而內地之塗炭極矣二十二年八月虜犯延綏遂至綏德州廵按御史殷學疏言賊入內地諸將擁兵自保已而廵撫都御史張𢡟奏捷言總兵吳瑛等選銳追虜獲首功百計兵部覆稱延綏遊兵俱調宣大虜方避實擊虛而我兵能以寡勝衆可謂奇捷學按部隔遠聞警馳奏無容別議上謂學顛倒是非調外任陞賞𢡟等有差十一月虜犯宣府二十三年正月虜犯薊州黃厓關二月犯大水谷三月犯宣府總兵郤永等禦却之給事中戴夢桂言神京逼近宣大

當事所緩備所急部覆請於陜西附近調兵馬二枝并前所調榆林二枝赴宣大防秋七月獲虜諜劉天柱虜所用間諜嚮導皆中國人而大同叛卒為多山東西河南保定等處時有捕獲至是廼獲之于京師焉是月虜犯大同前衛總兵周尚文禦之戰于黑山之陽虜却走我軍追及涼城斬首五十餘級九月甲戌虜犯宣府由膳房堡入乙亥至順聖川戊寅至蔚州辛巳抵浮圖峪副總兵周徹拒之虜夜走間道抵完縣保定巡撫鄭重告急京師戒嚴癸未自主王㴻

越廣昌窺紫荊關亘四十餘里乃由大同出塞去於
是都給事中臧夢桂等言順天巡撫都御史朱方建
議掣兵太早宣府巡撫都御史王儀總兵郤永輕信
其言總督翟鵬漫無可否使虜得乘間入犯俱屬有
罪上命逮鵬方訊治方逮至廷杖之竟死杖下鵬死
獄中御史舒汀等復言掣兵之議兵部主之尚書毛
伯溫郎中韓最厥罪惟均上是之令褫伯溫職為民
廷杖最謫戍已而兵部上失事諸臣罪狀擬郤永逮
治上曰鎮巡責任一體奈何擬功輒同擬罪輒異此

獎匪止今日法既不平孰肯效死永姑從寬降二級
令盡心防禦巡撫王儀降一級邊方用二十四年正
月總督陝西三邊侍郎張珩及總兵官咸寧侯仇鸞
言昨歲十一月虜犯永昌我兵五戰皆捷斬虜酋狼
台吉及虜衆百餘級科臣言狼台吉首級未有明驗
而珩內叙功鸞兄弟與其椽史家丁皆與焉冒濫尤
甚鸞妄奏希恩不足信上命陞珩右都御史加鸞太
子太保仍廕一子餘諸臣陞賞有差時鸞方厚結輔
臣嚴嵩嵩力左右之以濫被恩獎所謂狼台吉者固

在也自是而邊臣欺蔽日益甚矣二月御史劉廷儀按遼東言東州新安等堡累遭虜患殺擄人口五百餘馬牛稱是諸將不能禦又匿不聞詔革遊擊武鏜等職降都御史董珊總兵趙國忠俸二級七月虜寇延綏自寧塞堡入犯安塞保安等處總兵吳瑛等皆閉壘不戰副總兵李琦卒與虜遇陷重圍中面中流矢力戰潰圍出虜遂深入距延安垂百里所殺擄男女四千六百餘人掠馬驘牛羊十四萬總督都御史張珩及巡撫都御史張子立以捷聞巡按御史曹邦

輔具言其失事掩匿狀詔遣給事中鮑道明往勘之道明還報如御史言上大怒令逮珩等詔獄珩子立遣戍瑛及叅將楊鋭論死時珩方狃前事習為欺誕屬輔臣夏言以召用至方與嵩為異故珩等遂得重譴人咸快之八月癸未虜襲遼東松子嶺殺鹵甚衆丙戌犯大同中路原任總兵張達力戰却之又犯鵓鴿谷原任叅將張鳳戰死總兵周尚文率兵邀擊頗有斬獲虜乃遁九月虜犯遼東錦義十一月虜犯榆林官軍擊敗之二十五年二月虜犯宣府五月虜酋

俺答遣夷使堡兒寨等詣大同塞求貢為邊兵董寶等所殺總督侍郎翁萬達以其事聞兵部請嚴兵待之詔可七月萬達復言俺答遞番文求貢上不許順天巡撫都御史郭宗皋奏稱虜衆四十萬在宣府獨石欲東西分犯請京營河南山東兵為援上命京兵即日啓行仍發河南民兵往是月虜自寧塞堡入犯延安慶陽保安安化環縣諸處所殺擄八千四百四十餘人會大雨虜乃引去總督侍郎曾銑言參將李珍出塞擣巢斬首百餘級上嘉銑奇功賚之銀幣失

事諸臣降罰有差時銑方與言厚善故得掩敗冒功
如此八月虜犯西寧塞復犯雙山墩九月虜犯陝西
梁家墩十月犯清平堡十二月總督侍郎曾銑請修
邊墻因請復河套其畧曰河套古朔方地漢衛青因
河繕塞唐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國初東勝衛即
其地也後東勝內徙虜遂據套為穴深山大川勢顧
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河套虜得出入自由東西侵
掠臣嘗審度機宜當秋高馬肥此虜利而中國詘之
時也及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此

中國利而虜詘之時也為今之計宜用練卒六萬人
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餉
乘其無備直抵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
支矣歲歲為之虜將遠去我乃並河為塞置建衛所
分戍卒修屯政省中國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
興大烈也唯聖明裁斷部覆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
而復套尤難宜從容計處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
久矣今銑能倡謀厥猷甚壯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
定見何也其令銑圖上方畧兵部即發銀二十萬兩

聽其便宜調度二十六年正月虜犯永昌副總兵蕭漢禦之敗績已而延綏守臣報虜將大入本鎮歲防宣大遊兵乞暫免調發上曰陝西兵馬遠調比于長戍勞敝將士已失機宜令陝西有事即當止調仍飭宣大守臣自行隄備順天巡撫都御史郭宗臯言連歲發京兵防禦薊鎮但非本鎮屬轄不足以應緩急乞止發二枝即以其餘犒軍銀給本鎮募兵上曰京兵原不為薊州而設宗臯前歲屢張虜警亟請京兵今乃欲扣賞銀為募兵費輕肆不堪重寄令褫職二

月宣大總督翁萬達言宣府遊兵四營各路援兵五
營分屯要害立法甚備近鎮撫官奏選各營精銳五
千人別立戰鋒五營及臨戰陣復自居後而驅羸卒
為前蔽今宜歸其兵于各營如舊上從之四月萬達
復以俺荅求貢事聞言虜自冬春來信使疊至詞頗
恭順倘今秋果不入犯似亦可許而曽銑復言三月
中套虜近塞駐牧侵掠居民總兵王繢等選鋭出戰
斬獲甚衆虜移帳漸北上方主復套之議乃責宣大
邊臣潰罔令總督官申飭防禦時俺荅與小王子有

隙小王子欲冦遼東俺答以其謀來告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邊臣方屢奉嚴旨不敢輙為請求矣十二月逮甘肅總兵官咸寧侯仇鸞鸞在甘肅久貪縱酷虐總督曾銑以防秋調河西兵鸞執不發為銑所劾有旨奪鸞俸令按臣查勘銑又言其朘削欺罔諸不法狀上大怒乃逮治之已復逮銑初銑既疏陳復套事至是又陳其經畧之策上命會官廷議時上意已中變廷臣不知也兵部尚書王以旂等請先命大臣督餉添設憲臣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

遣科道官紀功上諭輔臣茲出師果有名否成功可
預必否此與害幾人之命者不同其令再會疏以聞
於是大學士嚴嵩言方今帑藏殫竭不宜興無名之
師橫挑强虜銑好大喜功廷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
畏不敢明言幸賴聖心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萬
生靈之命誠宗社無疆之福臣備員輔職不能先事
匡正請從顯黜上慰諭嵩令盡忠供職大學士夏言
因上疏自辨云臣誠愚昧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
異言今乃先臣具奏諉臣自解臣不知死所矣上責

其徇私強君又不自引罪令部院參看以聞於是嵩
復疏攻言每事專决不過列署臣名臣誠自知具員
不宜復靦顔在列上慰諭嵩如前旨言懼疏復上疏
自明且求去上以其疏并下部院參看尚書王以旂
等會廷臣議言復奪非策上責諸臣忍心觀望奪與
議官禄俸令逮銑削言官以尚書致仕已而鸞逮至
上疏自理因訐銑馭軍無法掩敗冐功而尅取軍錢
鉅萬遣男曾淳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以故朋謀
為奸妄議復套疏下并訊錦衣衛具獄一如鸞疏上

遂命釋鸞逮言坐銑交結近侍官員律斬之妻子流三千里言逮至亦論斬以是冬死西市九月虜犯宣府自鎮安堡入經雲州永寧隆慶懷來等處屠堡數百殺掠人民數萬遊騎南掠至岔道八達嶺關輔大震二十八年正月壬午虜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指揮江瀚董暘戰死全軍皆沒虜遂東犯永寧乙卯大同總兵周尚文率兵赴援大戰于曹家莊敗之斬其首四虜東走尚文與宣府總兵趙國忠復追敗之虜乃由黄家黑峪北遯事聞總督侍郎翁萬達及尚文等

陞賞有差尚文疏言諸將士奮不顧身三戰三捷即
所摧敗前此未聞今臣獨膺陞賞陣亡及有功將士
未霑恩賚恐人心懈弛願辭陞賞之命少推恩將士
上命兵部議賞格行未幾尚文卒兵部為請卹典上
不許給事中沈束特疏言之上大怒謂尚文連疏自
伐功勞怨望多端束狂譤朝廷擅權市德廷杖之錮
諸詔獄八月虜由松樹墩潰墻而東寇大同左右衛
及威遠平虜等處毀寨堡村莊五十餘所殺軍民三
千五百餘人九月虜犯榆林已復犯宣府遼東二十

九年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逵副總兵林椿力戰死全軍皆没總督侍郎郭宗皐巡撫都御史陳燿逮詔獄各廷杖之燿死杖下宗皐謫戍邊八月壬戌虜酋俺荅糾合諸部大舉入寇至獨石邊外駐金字河甲子犯宣府西河口官軍拒之不得入癸酉虜引而東駐大興州乙亥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巡撫都御史王汝孝帥薊鎮諸將兵禦之虜引滿内嚮以綴我師而别從間道折墻入汝孝等兵大潰虜遂抵密雲轉掠懷柔順義引而南戊寅至通州分掠三河昌平

各州縣京師戒嚴詔大同總兵仇鸞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命文武大臣分守京城上復從禮部尚書徐階議召鸞入衛出死罪將官戴綸等于獄令聽鸞調遣是日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率師入援聽調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兵亦至城中人心稍安己卯虜衆營白河東遊騎掠各村落去京堇二十里總兵仇鸞等兵至通州營河西自固守謙等營東直門外庚辰虜分掠馬林店等處焚湖渠等馬房執內官楊增等去辛巳自

通州渡河向安定門鸞等邀虜後騎于小孤山斬首
十三級壬午虜衆薄都城縱内官楊增持番書入城
求貢上令百官集議闕下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曰
今苐出沈束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耳聘上
遣中使宻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壮之宣入左順門
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因請遣近侍有才猷博辨官
一員諸諸將營賞軍激厲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
人自為戰逗遛觀望者必誅上嘉之即陞貞吉右諭
德兼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両令其随宜區處賞

諭將士尋以仇鸞為平虜大將軍陞楊守謙為兵部
左侍郎同提督內外諸軍務時鸞兵自孤山田至東
直門外割死虜首六級獻之守謙兵薄虜營而陣以
無後繼堅壁不戰上自是不悅守謙矣癸未上御奉
天殿朝見羣臣甲申羣臣議上虜酋求貢事皆以為
不可許上然之是日虜退趨白手口逮兵部尚書丁
汝夔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尋殺之初虜薄都城汝夔
恐喪師戒各營兵勿輕與戰守謙營最近城最先傳
檄諸將士遠避不戰者皆以為解二臣遂得罪乙酉

逮直隷巡撫都御史王汝孝黜為民丙戌陞伊
貞吉為荔波縣典史上責其沽名欺上也丁亥
逐虜于白羊口與虜遇軍士不戰自潰死傷千餘人
戊子虜出横嶺口趨懷來川己丑始盡出邊人馬饑
乏皆不能軍諸将不敢逼尾送至古北口外而返甲
子從仇鸞議調各邊兵赴京防秋九月命起復兵部
尚書翁萬達回部管事時萬達被召總督宣大未至
上遲之屢以為問大學士嚴嵩言虜患在肘腋諸臣
有觀望意上廼陞兵部侍郎王邦瑞為兵部尚書尋

降萬達為兵部侍郎守易州已復黜為民十二月虜
酋俺答求貢不許三十年二月邦瑞罷為民以兵部
右侍郎趙錦代之是月許虜酋俺答貢市起用原任
侍郎史道赴大同經畧邊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奏
乞罷馬市令下之詔獄降狄道縣典史四月開馬市
于大同鎮羌堡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虜酋俺答進
謝恩馬九匹仍加賜之彩幣是月宣府開馬市于新
開口堡虜酋把都兒辛愛等共五部入市易馬二千
餘匹先是把都兒打來孫皆居進北自庚戌以後收

屬三衛夷人而居其地遂巢劇遼之間以故就市宣府自是寇掠無時春秋並入矣五月虜犯大同左衛七月虜酋俺答執戒妖叛蕭芹吕明鎮以獻上嘉仇鸞等功陞賞有差時虜方入市旋即搶掠邊臣詰之則委罪於芹等以自解其實芹與明鎮在虜皆不足為有無而首惡喬源丘富等為虜腹心爪牙者則晏然如舊云八月虜請以牛羊易穀豆朝議難之獨史道極言其可許而宣大總督蘇祐等疏言虜牛羊衆非塞下穀豆所能博易恐因而啓釁不如勿許便廷

臣皆以為然於是上不許令史道回京十月延寧馬
市完虜酋狼台吉等凡易馬五千餘匹十一月虜三
入宣大邊搶掠人畜甚衆十二月虜酋卜吉哥俺荅
妹夫也住速北赴市後期因向山西求市山西不應
則復叩大同守臣與市于大沙溝凡易馬四百匹薄
暮潛衆襲入復驅其馬及掠人口以去已俺荅復進
馬九匹牽馬三百餘匹求互市御史李逢時叱去於
是俺荅遂縱賊入掠一犯雙溝等處叅將尚表等禦
之皆敗再犯團山墩及威虜等堡敗遊擊李桂佐擊

朱漢兵事聞詔切責撫鎮諸臣俾各修戰備三十一年正月虜數犯大同塞而把都兒等復叩宣府求市撫臣劉壐言自開互市大同寇盜不爲衰止而宣府旻如請無拘以一年兩次之期容令絡繹開市部覆壐議可行但原限銀無過五萬馬無過五千能守此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報可二月丁巳虜大入攻大同鎮羗得勝二堡遂移帳並天城平虜駐牧辛酉由榆溝入掠懷仁川已已犯平虜奶河堡指揮僉事王恭力戰死虜遂南下大掠懷仁而去諸將帥匿不以

聞而大同巡撫何思以虜退告上疑之趣兵部疾遣人馳視具得其狀乃令逮參將孫麒張騰遊擊劉潭于詔獄副總兵王懷邦等各革職戴罪自効總督蘇祐懼獲譴屬虜使丫頭智來求市嗾通事林叢蘭誘而縛之以擒獲聞詔斬之于大同市梟首各鎮祐等僅不蒙賞賚而已於是代府饒陽王充𤇆言總兵徐仁日恃虜和棓尅戰士及烽警狎至一籌莫施遊擊劉潭詭稱虜且貢馬巡撫何思不加諦審輒以游言誑闕下及使者賫幣至邊實無一虜諸將惶懼招與

為市副總兵王懷邦幾為所擒援賄于賊乃免虜以
是益橫至使右衛山陰東至陽和天城間烟塵四起
汗漫萬狀將來地方莫知終極乞亟垂省問拯北門
剥膚之災上覽奏即令逮仁詔獄思懷邦華任聽勘
麒騰潭俱論死四月虜犯遼東前屯指揮姚大謨等
戰死備禦指揮王相率兵禦虜大戰于寺兒山殺傷
畧相當虜引去相復邀擊之矢竭被創死指揮張策
等及麾下士死者三百人五月命暫留宣大選兵勿
調先是從仇鸞議每歲徵大同兵九千人宣府兵三

千人入衛號曰選鋒命鸞將之給事中朱伯辰李幼
滋等極言其非策比之守堂奥而舍門庭而是時宣
大數苦虜患鎮兵寡弱不堪戰守兵部亦以為可憂
延疏請罷馬八月鸞死追戮其屍是月虜犯大同平
虜衛深入朔應馬邑等州縣殺掠數千人九月庚辰
虜三萬騎入弘賜堡散掠大同左右衛及安東十七
衛壬午虜騎萬餘入威遠堡掠朔州山陰等處乙酉
虜分哨攻山西三關西至大黃梁東至廣武站丙戌
乃引衆北去壬辰虜寇寧夏殺擄甚衆乙未虜犯宣

府癸卯巡按宣大御史蔡朴疏乞罷宣府馬市上命各邊馬市悉令禁止十月虜酋小王子打來孫等寇遼東錦州三十二年二月乙卯虜犯山西河曲老營堡諸處壬申虜犯宣府新開口叅将史畧戰死三月虜犯延綏總兵李梅戰沒閏三月虜犯大同上榆林堡及高臺平虜等處時馬市已罷而夷使償約兒等六人尚羈留在邊總督蘇祐奏請所以處之者詔第禁繫之 如故五月虜犯遼東副總兵岳懋等擊敗之斬虜四十七級七月丁巳虜酋俺答合把都兒等大舉

入寇由大同弘賜堡下澤源東寧靈丘廣昌等處己巳入寧靜菴口散掠大峪南溝等處急攻插箭嶺等峪關南大震辛未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玉率兵援紫荊時虜前哨已有越浮圖峪而南者鳳玉夾擊之虜馳去鳳玉復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壬申虜以騎來戰綴鳳玉兵分道自廣昌紅沙坡石門峪北遯八月乙亥虜分兵東犯蔚州西關平刑關入掠代州繁峙等縣丙戌套虜駐鄜延半月餘延慶諸州縣為所屠掠且徧乃移營中部以瞰涇原

會霖雨連夜乃遯時虜入內地二十餘日所殺戮搶
擄殆無餘類總督蘇祐上諸將首功凡三百九十有
五巡按御史毛鵬則言諸將閉壘觀望恣賊荼毒及
賊既飽欲而去則取其畸零病棄陳功告捷乞治諸
臣罪上從部議以官兵遏虜出境歸功玄祐令兵部
分別奏請陞賞失事者各按臣覈實以聞九月虜由
大同平虜衛入犯山西神池利民等堡巡撫都御史
趙時春督兵禦之陷虜伏中總兵李淶等戰死全軍
皆沒時春棄軍而竄僅以身免巡按御史李一瀚劾

時春輕率喪師罪竟置不問三十三年三月虜犯宣府嵩峪等堡六月虜犯大同五堡左衛威寧等處總兵岳懋迎擊之于青圪塔陷虜伏中力戰死是月虜酋把都兒射書宣府城中乞開市守臣以聞上不許七月虜犯大同掠平虜衛等處散掠至朔州凡十餘日乃北遁九月庚子虜數百騎犯紅井官軍襲敗之乙丑東西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自虎頭山奕犯潮河川總兵周益昌憑墻禦却之三十四年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叅将趙傾葵等禦之敗死四月虜犯宣

府青邊口堡叅将李光啓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虜殺之并殺指揮黄添祥等八人是月虜騎寇掠黑松林及小沙溝莊浪叅将吉慶匿不報為廵按御史詹理所劾詔罷慶任六月虜犯大同鎮山墩叅将馬芳等與戰不利八月虜大舉入寇分犯宣大山西等處總兵歐陽安督兵遮擊于朔州川頗有斬獲虜乃遁去九月戊午虜自宣府龍門入寇犯懷來保安辛酉引去叅将馬芳夜襲其營斷其衆為二奪獲人畜衣糧甚衆虜遁西奔張家

口出境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博類奏各鎮戰守功請
告廟社叙諸臣褒賞之上札諭閣臣曰防秋是邊臣本
職歲要加奬殆與雇夫無異大學士嚴嵩請今歲姑
與之明歲乃已上許之於是總督許論王忬等各陞
蔭博亦加太子少保蔭一子已而給事中丘預達等
請自後邊臣報功疏無得槩覆俱下御史按覈列狀
奏請上然之三十五年六月虜犯宣府黃王梁等處
遊擊張鉉率兵千餘人迎戰敗死一軍盡沒八月虜
入陝西窯兒間墩掠神木等縣十月虜掠大同紅門

隘及老營等堡十一月北虜打來孫等犯遼東總兵
殷尚質等與戰敗死亡其卒千餘人已復屯青城
分犯一片石三道關等處總兵歐陽安拒却之三十
六年二月虜入大同破胡堡殺守備唐天祿等犯威
遠平虜井坪已復有萬騎屯天城攻毀村堡二十二
所三月乙酉虜犯延綏副總兵陳鳳戰死丁亥虜犯
遼東官軍逆之擒其酋討賴壬子虜酋把都兒等由
流河口犯永平遷安等處副總兵蔣承勛戰死越二
日虜乃出境癸丑虜犯大同殺指揮楊汲等六月虜

犯宣府叅將祁勉等戰死八月虜犯義州殺指揮姚良任等九月虜入大同右衛抵應朔懐仁諸州縣攻毀七十餘堡廵按御史路楷言其失事狀已復言總督楊順率諸將敗虜乞録順等功而治失事諸臣罪順遂獲廕一子原衛千户其顛倒功罪至此十一月虜婦桃松寨來降桃松寨者俺荅子辛愛之妾也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率詣大同新平堡求降守者納之總督楊順自詡為竒功送之闕下辛愛遣騎來索不得廼縱掠大同諸墩堡圍右衛城數重順

恐詭言虜頋以我叛人趙全丘富等易其迯婦本兵
深以為便亟奏許之于是遣桃松寨及收令哥等還
行至白登順令人誘之出塞西走乃陰告辛愛辛愛
執而殺之圍右衛益亟道路梗塞烽火斷絕三十七
年正月順與路楷連疏告急於是給事中吳時來疏
言順寡謀納侮掩敗冐功而楷比周為姦尚書許論
嵩同附和俱當治罪上令逮順楷詔獄命兵部侍郎
江東往理總督事黜論為民而起原任尚書楊博代
之已復令博總督待事寧田部四月黜大同巡撫都

御史朱笈為民時右衛被圍六月餘矣城中折屋而爨括牛馬而食勢危甚愽應召赴大同東與巡撫楊選總兵楊承勛選集主客兵數萬嚴部而進虜聞大兵至拔帳北遁東等以是月壬辰入右衛城事聞上命徵東還而留愽在鎮視事閏七月虜犯遼東副總兵劉岳等拒却之八月虜犯甘州十月戊辰虜犯遼陽總兵楊照等擊敗之斬首八百餘級壬申北虜土蠻薄界嶺口副總兵馬芳禦之虜不得進遁分騎潛犯里谷墩邊山等處把總馮時雍死之其明日虜復

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力戰敗之擒三人斬首三十八級十一月虜入遼陽東州等堡三十八年二月庚午虜酋把都兒等自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進逼三屯營遂自遵化東掠至遷安西至薊州南至玉田諸縣己卯乃出大安口而遯是歲虜謀大舉謀者預偵知之將入屯駐會州屬夷影克哈孩等為之嚮導詐稱虜欲東犯義院冷口以紿我師總督王忬遷分兵而東諸所分布主客兵號令數易人馬疲于道路虜遂乘間由潘家口入事聞降巡撫順天都御

史王輪二級調外任總兵歐陽安等論死繫獄令忬戴罪防秋已而御史方輅言忬調度無策貽害邊疆宜亟黜別選代之上命改宣大總督楊博於薊遼忬詔獄論死忬以失嚴氏父子意故楊照歐陽安之捷董賚銀幣至是遂得重譴竟死西市時論為之稱枉焉六月虜由大同鎮川堡入犯轉掠宣府駐内地凡旬日會久雨乃分道引去八月虜犯宣府土木堡遊擊董國忠等戰死十月虜犯遼陽遊擊賈冕戰死三十九年二月大同總兵劉漢自鎮河堡出塞擣虜

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馬駝百七十餘隻時虜衆聚喜峰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虜擣巢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是始有戒心稍徙遠其幕云丙戌虜攻陷遼東廣寧中前所城殺千戶二人掠二百餘人戊子入寇一片石等關四月己未虜犯遼東廣寧大掠而去辛酉都剌兒台吉等寇寧夏河東七月乙丑虜酋把都兒等犯薊西遊擊胡鎮等拒却之庚午大同總兵劉漢等擣虜巢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大邊之外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

自馨等築城居之構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時虜酋俺荅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虜千餘人于豐州守其老幼虜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冨等居板升如故於是漢諜之巡撫李文進部分条將王孟夏等夤夜疾趋豐州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六十七人焚其宮殿居室擒自馨弟自橋奪獲牛馬槖駞百餘隻往返凡五日捷聞總督都御史葛縉與文進等陞賚有差九月庚午虜犯大同辛未屯朔州川山西總兵王懐邦倉皇不

知所出乃佯棄戰馬千餘啖虜使緩行急引兵自靜樂入太原聲言繞出敵前實則避之甲戌虜遂移營而南攻山西盤道梁越関大掠己卯循代州以南轉掠五臺崞縣壬午出寧武関北邊事聞革懐邦及大同總兵劉漢職十二月虜犯遼東自海州東勝堡入南趨耀州堡轉掠海蓋熊岳等堡殺擄男婦六千餘人所焚刼廬舍畜產稱是失事指揮王胤祖等下吏鎮廵官楊照侯汝諒以去任不問四十年正月虜自河西踏氷渡河寇掠五花營守備王世臣等戰死四

月虜犯延綏自鎮靖堡入殺掠塞卒三千餘人住龍
州十餘日始遁時虜患猖獗而軍實日蹙内帑出給
頻繁諸邊臣率恣意侵漁以供賂遺充私槖是歲户
部會計各邊應發年例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两
宣府二十四萬两山西十四萬两延綏二十七萬五
千两易州五萬三千两薊州三十七萬四千两密雲
十四萬五千两昌平六萬五千两并空運京倉米四
萬石赴密雲昌平通倉米四萬二千石赴薊州抵年
例之數盖浩穰極矣而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銀連

歲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於是戶科
都給事中鄭茂言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只八九
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後懸絶若是各邊侵冒之弊誠
不能無尤莫有甚於薊遼總督許論者今宜較數歲
之中酌為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定執上
從戶部議令論回籍聽勘已而郎中許汝驥閱視薊
鎮還極言其行伍不充戰守無措上切責總鎮官欺
肆令論候勘明并治巡撫張玭降一級調外任總兵
張承勛等各革任降級論尋褫職已復陞右僉都御

史霍冀爲戶部侍郎總理宣大薊鎮糧餉冀與總督
楊選勘上薊鎮糧餉不敷之數因言薊鎮主客錢粮
自庚戌年而京運始發至庚子年而額數愈增如薊
州主兵舊只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八
九萬今則二十三萬矣往時薊鎮主客兵止四五路
今則增爲十區副叅遊守添設至數倍矣往時未有
客兵俱主兵調度今則不遠千里而山陝遼保分番
征調已十餘年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顧民運逋欠動逾萬數乞命該部申飭責成以釐宿

獎疏入上是之九月虜犯居庸岔道口十一月虜折墻入陝西寧夏邊分犯螺山鐵柱等處進逼固原循下馬關而西鹵掠數日始遯四十一年四月虜酋土蠻等犯遼東破東關驛錦川營五月虜犯遼東副總兵黑春等敗之已復犯遼東黑春引兵逆戰陷虜伏中死之虜遂大掠海金等處深入七百餘里殺擄幾二萬人留邊內凡十五日十一月虜犯山西神池等處大掠數日而出總兵吳徵詐為與虜戰報功御史王好問劾之詔革徵任逮問是月廷綏副總兵趙岢

等督兵出塞擣虜巢于半坡山敘麥湖斬首一百九十級時各邊多以擣巢為功然所俘馘皆虜中老弱及中國被掠人又常為追騎所及失亡健卒兵部嘗言其無益有害乃至奏捷則槩敘陞賞爲四十二年正月虜犯宣府滴水厓由黑漢嶺南下敗參將宋蘭等兵遂掠隆慶永寧等處駐東西紅山窺岔道原任總兵劉漢力戰卻之賊遂西行據虎皮寨會大雪乃遁出入凡七日二月虜犯遼陽副總兵楊照敗之未幾復犯長安堡照又敗之九月照率兵出廣寧塞襲

虜夜失道中流矢死遊擊線補衮等力戰摶虜斬首二百餘級十一月丁卯虜衆自墻子嶺入犯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馬芳等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戊辰虜大掠順義三河等處分兵圍下店時總兵胡鎮孫臏遊擊趙溱方率兵赴通州迎敵聞虜圍下店引兵救之虜騎大集圍鎮等數重臏溱死之鎮潰圍出已已江東馬芳等及各路入援兵俱至薊遼總督楊選及巡撫徐紳懼得罪則提兵赴京屯東直門外旋回通州皆相仗不戰虜遂大掠諸縣鎮所殺鹵無

算及虜以乙亥日引去諸將望塵尾之疾徐以虜爲
節虜至鴿子洞祭將郭琥設伏待之頗有死者乃別
取道龍王谷等處以去時虜疲極失道衆亂諸將無
敢發一矢第稍取零騎及失道疲憊者報首功凡三
百七十級部覆謂二百年未有之功東等各優加陞
賚焉十一月斬總督侍郎楊選于市流其妻子初朶
顏夷人撲戒哨卒四人以去俄而夷酋通罕叩關索
賞訓總兵胡鎮伏兵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罕子
惟則擁原撲哨卒夷至邊請易其父通罕者虜酋辛

愛之妻父也選計欲以牽制辛愛則并釋諸夷獨留
通罕要其諸子更迭而質因疏聞自詡方畧且爲諸
文武臣請獎上從其請及是選與徐紳以失事逮繫
論死上謂選質通罕父子致引虜入再命錦衣衛訊
鞫下法司議罪法司請依接引境外奸細起謀律即
時論斬故選之得罪獨重紳得减死戍邊嘉靖四十二
年正月東虜土蠻等犯遼東總督都御史劉燾等言
諸將拒守功且言虜入犯時值海水暴漲虜騎陷沒
者衆上謂海神效靈詔禮部議祭告燾等陞賚有差

肅之滑稽善幻類如此九月虜犯山西老營堡遊擊梁平守備祁謀戰死四十四年五月虜犯鎮武堡遊擊楊維藩禦之遇伏陷沒六月虜突入延綏黃甫川關城焚掠凡四日廼去八月虜酋黃台吉帥輕騎犯宣府洗馬林過晴莊堡把總江汝棟伏銳卒二百于堡中出而搏之幾獲焉為其部衆致死奪去黃台吉傷重昏瞑越日乃甦九月虜犯延綏鎮靖堡叅將曾綱等禦之敗死四十五年三月虜犯遼東備禦苟麒等禦之敗死虜自西平出邊轉掠河東鹽場等處清

河守備即得功扼之於張能谷口斬首五十七級驅還所擄掠甚衆七月乙未虜犯宣府深入至丁寧水峪口丙辰虜寇延綏巡撫陳其學遣都司馮時泰等擣其巢陷没虜大掠數日而出十月套虜寇固原總兵郭江等禦之敗死副總兵時鑾為虜所執失亡士馬幾盡癸酉虜自偏頭關入寺塢堡殺守備左保及官軍甚衆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内地六日攻拘窰窖堡盡甲辰虜犯大同威遠等處參將崔世榮戰死按虜患之熾至嘉靖閒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

則小利蓋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曰防秋已則乘
闇抵瑕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上淵居西内加意
九邊每風霾時作輙行戒備請兵請餉勑司農司馬
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嚴尤所謂無策耳宣
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謀臣經畧無慮數
家有為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
同東自新平西至丫角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築
垣乘塞延袤三千里及虜潰墻直下曾無結草之固
有為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為戰家自為守星羅碁布

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空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堇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為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為功不以亡卒為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卒殆靡孑遺凡此之計已目見其困矣薊遼總督楊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廩之不繼是致逃亡提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繳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令陜西三鎮其卒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殆居其半此邊兵

不振之弊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枝各軍應募不過
利安家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家無
銀司兵者每煦煦慰犒惟恐逃散何暇申法令以戮
窳戕此募兵不振之弊也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
上關隘並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粃糠沙土之
雜和終歲勤瘁不獲一飽乃又有闕支折色又或十
餘日無支矣此行糧不敷之弊也近年議討撫夷之
資該部所給止充三分之一夷欲不饜則戕害墩軍
隱藏虜訊邊將為所要脅乃至逼軍採柴科斂軍需

以充其費此撫夷不衷之敝也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動有賞惰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居缺糧工役無歇懸鶉捫腹手持敝器比其迄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敝也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狡虜襲居遂議每秋留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寧夏一枝再備冬春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賞發漸薄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戴更苦此久戍疲勞之敝也合茲二疏觀之籌邊之無策可以見其大畧而僨帥掊克功罪混淆猶不與焉